

扫码进入回归线网站
阅读/下载往期期刊>



回归线

Another end of Terra

Vol.08

2023 / 01

罗德岛后勤部公共留言板

没有人会特意提起这块留言板，但每个人都默契地使用着它。

荒漠旅人

我见他走在所选的路上，有疾风骤雨，有巨兽匍匐，有深渊万丈。

去龙门

河对岸延绵的高楼灯光璀璨，像一条铺在地上的银河。
那里是正常人的世界
那里是龙门。

英雄的起航

她的信仰就像太阳的光，无关位置高低，想要照亮人间。

提灯与信号旗

纵使曾经辉煌的伊比利亚依然矗立，
那些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角落，也仍在滋生着海洋的血脉。

本期封面画师
Relvr

泰拉Terra
通讯枢纽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卷首语

© M1887

Prologue

雷姆必拓的边境车站人头攒动，疲惫的中年卡特斯正目送着自己的妻女离去。

栖息于此的巨型运载车是整个泰拉最贪婪的怪物之一，它每天都会吞下不计其数的矿物、武器、行李，以及满满一车的人。而对不少在此工作的矿工来说，被巨大的运载车吞下，倾倒在其他城市，却是他们人生仅有的希望。

妻子瘦弱的身体被拥挤的人群推搡着挤上了车，她紧拽着女儿的手，不忍回头再看一眼丈夫憔悴的样子。等妻子的身影消失在舱门里后，男人才转过身，望向远方遍布矿坑的山脉。

那是他曾经的岗位，也将是他未来的坟墓。

卡特斯叹了一口气，向车站外面迈去。车门旁，一对紫色的兔耳朵缓缓升起，朝着男人靠近。娇小的卡特斯少女一直等待着这个机会，她逆着人群悄咪咪地摸到了男人的身后，熟练地把手伸进对方的口袋，然后往里面放入了一张车票。

想了想，她又顺便取走了一张零钱。

"叔叔，你的钱掉了。"她拉了拉对方的衣角，等对方回过头后，她又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把那张零钱递给了他。

"啊？哦，谢谢……"男人无精打采地把手伸进口袋去确认。而后，他兴奋的声音响遍了车站的每一个角落。

"票！票没被偷！票还我身上！等等我！我的票没被偷！等等我！"

这个瘦弱的卡特斯人像亢奋的丰蹄一样和人群一起挤上了车。

或许自己一开始就该奔着车顶来，而不是寄希望去找个人摸张票，否则也不会浪费这么多时间，还差点被发现。

暗索在车顶找了个隐蔽的位置趴下，用钩索固定住了自己。

车门已经关闭，但离发车还有一会，她坐在车顶的边缘，探出头看着车站广场上的人群。

为了防止暴露，她把自己那对长长的耳朵趴了下来，脑袋也只露出了眼睛以上的部分。

车顶很高，听不到地面的声音，她只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在那里拥抱、挥手，就像她小时候看的电影。

小时候她们一家人会坐在家门口，用捡到的望远镜看山底广场上放的电影，电影里的人也挥手，也拥抱，也听不到声音。现在比那时要好得多，她至少能听到车内传来的叫喊声。

"别想我！" "我发财了就回来！" "我会来接你的！"

在一声声叫喊中，引擎的轰鸣慢慢响起，这装载着几百人和各种货物的庞然大物启航。下面的人动了起来，像蚂蚁一样跟着运载车跑，拼了命的挥手、跳跃、大喊。

暗索也轻轻地举起了手，挥了挥。

她也搞不清楚自己在对谁挥手。她并不留恋雷姆必拓的生活，自己和家人的联系也断了很久，贫民窟也没有能算得上是她朋友的人，她甚至都看不清下面那些人的脸。

又或许，正是因为她看不清那些人的脸。

等远到连人影都看不清的时候，暗索立起了耳朵，挺直了腰，伸长了手臂使劲挥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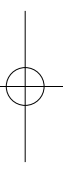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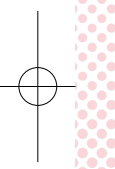
"别想我！我发财了就回来！"

她学着下面的人这样说到。

她很清楚，这里没有人会想她，她发财了也不可能会回来。

运载车慢慢驶出了车站，开向荒野。

目的地，龙门。





瑞兔呈祥

Artist: 阿黛

目录 Contents

1	卷首语	M1887
5	罗德岛后勤部公共留言板	FuG
13	英雄的启航	TN
21	荒漠旅人	淹没荒芜的海草
29	提灯与信号旗	林芷秋
39	去龙门	M1887
57	干员秘闻	
59	漫画	lilililium
65	征稿启事	



— 主 办 —
泰拉创作者联合会
《回归线》编辑部

— 编 辑 部 —

主 编 广英
执行主编 伪学霸马克
责任编辑 黑子
美术总监 Relvr 霜弦
编 辑 霜弦 黑子 瑶濯
美术编辑 黑泥型芙芙
排 版 粥铺 R3tr0 Mirror
网站维护 武乙凌薇 伪学霸马克
R3tr0

— 联系我们 —
TCA_doc@163.com

仅供内部交流，禁止出售

本作品是游戏爱好者根据《明日方舟》二次创作而成。使用的游戏图片、文本原文版权属于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作品基于《鹰角网络游戏使用许可及服务协议》使用上述素材。

除非另有声明，本作品其他内容由作者和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保留所有权利，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载、摘编。



罗德岛后勤部公共留言板

© FuG

Artist
LOFTER@狂暴摸鱼小狗

责编
黑子

没有人会特意提起这块留言板，但每个人都很默契地使用着它。

罗德岛的后勤部门外挂着一块巨大的白板，无论是正儿八经的需求申请还是单纯的琐碎日常都可以在上面留言。这块白板的设立起初是为了即使部门成员不在也不至于让申请人白跑一趟，以及照顾那些没法和人正常言语交流的干员。后来因除正经需求申请外不强制要求留言署名，加上后勤部人流量大的关系，这块白板渐渐变成了罗德岛的公共留言板。上至凯尔希阿米娅和兜帽人，下至刚入职的实习生，都有可能在这块白板上留下自己的笔迹，每年年末甚至还会有精彩留言集锦。

没有人会特意提起这块留言板，但每个人都很默契地使用着它。

XXXX年X月X日 天气晴转多云
目前位置：莱塔尼亚境内

（一条笔迹力道很重的留言，写下这条留言的人似乎当时情绪不太稳定）

-- 虽说很理解工程部的日常工作需要大

量的演算，设计出的武器也很厉害，但还是希望 Mechanist 先生能稍微克制一下，这几天用的草稿纸已经快要赶上一个月的量了，管理办公耗材的干员一度怀疑是自己记错了存货，昨天核对到怀疑人生。

-- 希望那位后勤干员现在的精神状态还算不错，我已转告 Mechanist，他说自己会尽量控制一些的，不过他工作起来的样子你们也见过，所以最好不要抱有太高的期待。这次来是想预订一瓶生发用洗发水，Mechanist 最近掉头发掉得我都有些看下去，但愿他的新武器研发能够顺利吧。

——Ace

XXXX年X月XX日 天气小雨转阴
目前位置：叙拉古境内

（一条字迹板正的留言，文字的每条笔画都非常规矩）

-- 那位很热情的高个子菲林小姐是叫煌吧？我应该没有记错她的代号，她上次提

着新武器参与了任务。听说任务挺成功的，可喜可贺。我没想到的是，她回舰后，特意给我们几个负责她的武器材料收集的人带了礼物。

虽然说这几种材料收集过程是有些曲折，但这也算我们的分内之事——她这样子我们还挺不好意思的。请问一下有人知道她可能会出现在什么地方吗，我想把礼物还回去。

-- 不必顾虑，安心地收下吧，她会很高兴的。大猫的新武器所需要的材料里有几样以罗德岛目前的实力无法自给自足。在外收购和采集应该耗费了你们不少力气吧，你们甚至提供了超出预期的份额，这给武器的研发和调试过程增加了不少容错率，辛苦了。顺便问问，我今天收到了一瓶生发用洗发水，我不记得我有订过这个，你们知道是谁申请的吗？

——Mechanist

XXXX年X月X日 天气晴
目前位置：拉特兰境内

（一条字迹圆滚滚的留言，字体看上去非常可爱）

-- 拉特兰真是甜食爱好者的天堂，萨科塔们也太幸福了吧 !!!

（还是同样的圆滚滚笔迹，但每个字都写得歪歪扭扭的，留言的人似乎状况不太理想）

-- 甜点是好文明，但仙人掌挞不是，请各位干员慎重考虑接受 Outcast 女士塞给你的仙人掌挞，不夸张地说，有一瞬间我

甚至有点想念芙蓉小姐的营养餐。

-- 甜点虽好，但还是不要一次性摄入过多哦，不是每个种族都像萨科塔那样能吃甜食的。还有，Outcast 女士，您上次藏在我们办公室储物柜里的甜品被 Touch 医生和华法琳医生发现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今天下午她们应该会让您去一趟医疗部，祝您好运。

——罗德岛后勤部

XXXX年X月X日 天气暴雨
目前位置：雷姆必拓境内

（一条越写每个字的位置便越向上飘的留言，每个文字的最后一笔都微微翘起）

-- 我加入罗德岛也有段时间了，今天终于见到了那位代号叫迷迭香的精英干员。舰上传闻说她有着怪物一般的力量，可她看起来真的好乖，反正我是无法把传闻中暴走时的她跟亲眼见过的她联系起来。而且她允许我摸她的耳朵和尾巴耶!!! 菲林的尾巴和耳朵可是宝藏啊!!! 临走的时候她还给了我一颗糖，说是其他精英干员告诉她后勤干员的工作同样很重要，遇到了的话记得要表示感谢。啊!!! 这么可爱的小菲林就算真的跟传闻中一样也无所谓了。

-- 本部门从不干涉各位成员的私人社交与喜好，但还请各位注意，现在正值换毛期，希望各位在进办公室前至少先把身上粘的毛清理一下，不要给负责打扫的干员增加额外的工作量，感谢配合。

——罗德岛后勤部



见字如面 · 罗德岛日志

XXXX 年 XX 月 XX 日 天气小雪

目前位置：哥伦比亚境内

（一条笔迹略显潦草的留言，书写者似乎只是一时兴起往白板上记录了一下）

-- 上次去精英干员的休息室送资料时一开门就看见一副……嗯……怎么说呢，不能说是一片混乱，只能说是群魔乱舞的景象，是如果被舰上的年轻干员看到了可能会当场梦碎的程度。你们说我要是悄悄把他们比赛的样子录下来卖给可露希尔是不是能赚上一笔？

-- 如果你那么做了，那可能会每说五句话就一定喷口水到对面脸上，每走十步就要绊一下，一天内三次脚趾磕到桌脚，撕手上倒刺的时候会撕出血，一周内吃的东西都是芙蓉特制营养餐的味道，所以劝你不要。

——LeaderOne

-- 好吧……不过每说五句话就一定喷口水到对面脸上真的不是在惩罚对面的人吗？！

XXXX 年 X 月 X 日 天气大风

目前位置：乌萨斯境内

（书写者的每一个文字最后一笔都微微翘起，但这次的留言每个字都越写越向下掉）

-- 今天去工程部送材料时正好碰见 Whitesmith 小姐在和机械臂共舞，她跳舞真好看啊，我在门外悄悄看了一会，她看到了我，邀请我共舞一曲，如果知道后续发展的话我一定会拒绝的。跳舞好难，感觉四肢不听使唤，几分钟的时间里踩到

Whitesmith 小姐七八次，曲子结束后我都没敢跟她对视，匆匆道歉后跟逃命一样跑出来。呜……希望 Whitesmith 小姐没有生气。

-- 不必紧张，我没有生气。每个人都会有自己不擅长的事情，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会跳舞的。正好现在新材料的研发告一段落，如果你想学跳舞的话，这周五晚上可以来我的办公室，你的身形条件很好，跳起来会很好看的。对了，煌和迷迭香也会在，我想她们不会介意你摸一摸她们的耳朵和尾巴。

——Whitesmith

XXXX 年 X 月 XX 日 天气晴伴微风

目前位置：卡西米尔境内

（一条笔迹秀气的留言，力道很轻，旁边有留言者无意识停顿留下的黑点，留言时似乎犹豫了很久）

-- Misery 先生这次的外勤任务似乎是顺利完成了？他的队员们都平安回来了，需要的样本也采集到了，外勤时间也比预期的要短，但他看上去似乎还是有些苦闷，唔……是后勤部分还有什么可以提升的地方吗，但他好高大，也没见他笑过，我有点不敢问他……

-- 哈哈，我的朋友，你吓到后勤部新来的小家伙了，既然任务顺利完成又平安回舰了那就多笑笑嘛。还有，写下这条留言的小家伙，不用害怕，有什么事你可以当面跟他交流，他不会生气的，说不定还能见到他笑起来的样子哦。

——（没有署名，只画了一个萨科塔标志性的光环）

-- 后勤部门的工作一向做得很好，这次也一样，辛苦各位了。至于多笑笑……我尽量……

——Misery

XXXX 年 X 月 X 日 天气大雾

目前位置：维多利亚境内

（一条字迹端庄的留言，书写者也许学习过书法）

-- 全新升级过的毯子已经分发给了所有的外勤干员，第一批反馈已经收到，即使是 Stormeye 先生和 Sharp 先生这样野外生存能力惊人的干员也给了新毯子很不错的的评价。呼，这段时间的努力没有白费，总算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只是过去这么久了我依然会有些遗憾，不能亲身站在战场上与其他外勤干员一起战斗。

-- 我和杜宾教官跟医疗部讨论过，你的身体状况实在是不适合出外勤，但即使没有踏上前线你仍然做得很好，不是吗？罗德岛从来都不是只有外勤工作很重要，你们的工作很容易被人忽视，但恰恰是这些工作能让外勤干员放心地展开活动，你们的存在对罗德岛来说同样重要，请对自己更有信心一些。

——Pith

XXXX 年 XX 月 X 日 天气雷暴

目前位置：炎国境内

（一条字体微微倾斜的留言，文字看上去排列得错落有致）

-- 在食堂碰到了 Mantra 小姐，她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吃饭，我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

Another end of Terra

的，居然直接坐到人家对面去了，还跟她聊天。她看上去有些惊讶，但还是不说话，只是以点头或者摇头来表示她在听，唔，这顿饭真是太尴尬了，我当时到底在想些什么啊……

-- 难怪下午训练的时候队长看上去心情非常好，原来是中午有人跟她聊天。完全不用觉得尴尬啦，队长她情况比较特殊，不是故意不跟你讲话的，还请不要放在心上。平常很少会有人跟她搭话，如果下次再碰到她的话跟她打个招呼吧，点点头或者挥挥手，她会很开心的。

——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帅哥

XXXX 年 X 月 XX 日 天气阴

目前位置：东国境内

（看上去有点稚气的字体，留言旁边画了很多小表情）

-- Raidian 小姐说话和做事情的风格真的好像我妈妈啊，出来这么久有点想回家了……也不知道今年的梅雨季爸爸妈妈的风湿病有没有发作，唉。

（在上一条留言一个有些担心的表情旁有人画了一个小小的太阳）

-- 你今年似乎还没有回过家吧？后勤部的工作一直很忙，但良好的休息同样重要。这周末去人事部申请下假期如何？会休息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记得回家前去一趟医疗部，我给你申请了一点治疗风湿病的药物，希望能让你的父母轻松一些。往返的路上注意安全，行李要整理好，不要忘记东西呀。

——Raidian

见字如面·罗德岛日志

XXXX年X月XX日 天气多云

目前位置：萨尔贡境内

(笔迹大大咧咧的留言，句子里的文字越写越大)

--*简短有力的炎国民间泛用感叹词*，我昨天下班后在甲板上闲逛，完全没注意到旁边有人，Scout先生出声的时候我发誓我不用体测后从没蹦这么高过，很明显，Scout先生也被我这一蹦吓了一跳。这就是精英干员的实力吗？我完全没察觉到甲板上还有其他人，他走路的声音也好轻，不特别注意的话完全听不到，好厉害！为了表示突然出声吓到我的歉意，Scout先生请我喝了一杯，不过我酒量一直不怎么样，一杯下去直接断片了，醒来时人已经在宿舍，应该没有给Scout先生带来什么麻烦吧，大概。

--确实没有给我带来什么麻烦，你醉倒后直接昏睡过去，酒品挺好。不过酒量欠佳的话就别在外面喝酒了，下次再在外面醉倒就不一定能有人把你扛回宿舍了。

——Scout

-- 我说你回休息室的时候怎么身上那么重的酒气，原来是把人送回宿舍了。对了，你离开休息室没多久后 Logos 就回来了，他一进门就闻到你位置上的酒味，然后就给你的工位施加了一点小小的咒术，气味挺好闻的，就是闻着有点……妖娆，我觉得你不会喜欢那个味道的。

——Ace

-- ! 女妖! 下午训练室见!

——Scout

-- 乐意奉陪。

——Logos

“你好像是今天负责整理训练室的后勤干员吧？看到最新的留言了吗？耶拉冈德在上，祝你好运。”

“……我现在请病假还来得及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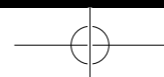
■
(本文来自 LOFTER)



Artist: LOFTER@冰糖



Artist: LOFTER@霓秋nikiyo





英雄的启航

© TN

Artist
黑泥型芙芙
Artist
LOFTER@F14

责编
瑶濯

她的信仰就像太阳的光，无关位置高低，想要照亮人间。

近日，罗德岛里，火神的工坊要翻新了。由于工坊里有部分残破而又笨重的老旧器材一直以来频繁发生故障，火神实在是不能继续忍受这些破机器给她带来的磨人而又糟心的各种麻烦，终于，她下定决心，要将它们全部更换。

确实该这样改变改变了，那些旧器材的使用寿命其实早就到了头。于是，在花费了大量的积蓄在龙门订购了一大批新器材后，火神指挥着岛里派来帮忙的工程干员，将原本的工坊彻底搬了个空。她们不仅将工坊内部全部重新装修了一遍，还升级了不少线路与管道，一个崭新的、功能更强的高级工坊即将在罗德岛内运行起来。

不过，就目前来说，还差最后一步呢……那就是火神得亲自布置工坊，由她来选定各项新器材在工坊内的安装位置。这不是什么专业性极高的技术活，对于其他人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仅仅是去将器材按照火神的安排搬进去，然后再摆摆器材的位置和方向而已。

然而，事出突然，在布置器材的那天，

罗德岛内电力系统出现了故障，工程干员顿时全都被调去紧急查修电力了，没办法，火神这边的工程便被搁置了下来，得等到电力修好后才会有工程干员过来帮忙安装器材。

但火神可闲不下来，她马上就要能用上新工坊了，满心的期待让她根本坐不住去慢慢等待电力系统恢复。所幸，在安装新器材的步骤中一般是不需要用到电的，既然工程干员们没有时间，那么她自己一个人慢慢搬慢慢装似乎也还不错，正好，她也可以和她的这些新器材朋友们打打招呼、认识认识。

不过令火神没想到的是，她最后还是得到了其他干员们的帮助——一个是刚吃饱了肚子，想来她这里小憩一会儿的小刻，一个是消息不太灵通，在不知道工坊正在翻修的情况下过来，想找火神维修武器的帕拉斯。

帕拉斯是在看到火神工坊空荡荡的现状后，主动提出要帮忙的。对于她的帮助，火神很是感激。

“真是麻烦你了……”她一而再，再

而三对着帕拉斯感谢。

“这没什么，在这之后，还要劳烦您为我修缮武器呢！我也应该感谢您才是。”而帕拉斯也相当有礼貌。

“对了，这件沙发，您看要放在哪儿？”又将一件沙发拉进工坊，帕拉斯侧着回头，问向火神。

“哦，那件沙发是专门准备给小刻睡觉用的……嗯……帮我对着里边的那个炉子吧！”

看着帕拉斯推动着沙发的背影，火神不禁开始对眼前的情形感到一阵熟悉，因为没有电，工坊里开不了灯，这漆黑的场景正像极了那个她们初次相识的傍晚……

不过这还得从她那个莫名其妙就被村民们围起来的下午说起。当时，为了找回一批在运输途中丢失的原材料，火神离开了她位于米诺斯雅赛努斯的工坊，来到了在整个米诺斯中最为贫困、也最为动荡的一片边境地区进行调查。那里临近火神那批原材料运输队的临时运输路线，最初，火神相信，她的原材料很有可能就是被不法份子们盗窃，藏在那里。

但当火神真正赶到那片边境时，她就开始质疑起自己的猜测了。在那里，火神来回地走动、观察，但她最终所能探索到的，除了几个小小的破旧村庄外，还有就只有一片又一片的被破坏、被糟蹋的农田。零零散散的村民们或是在修补房屋，或是在修整田地，在其中某个村庄里的小广场上，火神还看到有一个小男孩坐在一个被拦腰截断的雕像下，在伤心地哭。

这实在是不像什么能安全窝藏赃物的地方，反倒出人意料地符合雅赛努斯那边人们对这里的“破泥巴地”的评价。火神不想就这么无功而返，在临走前，她又去到各个村庄里，找到她所有能搭上话的村民问了一遍，问他们有没有在最近看见过

一批从这里路过的运输队。

前面她什么都没有问到，大家都说最近除了她根本就没有人路过这里，但在最后，在最偏僻的那个村庄中，有一位老人却告诉她，就在四天前老人在一个离村庄不远的坡上散步时，他亲眼看见，本来有两辆货车在向村里缓缓驶来，然而却被半路猛地杀出来的萨尔贡人连人带车全都掳走了。

这一说法让当时各项经历还略少的火神大为惊骇，她可没料到，不仅仅是作为货物的原材料，那些萨尔贡人居然将整个运输队都劫走了。这么一看，这个地方可比她想象中的还要野蛮的多……来不及计算自己的亏损和担忧那些运输队队员，那时的火神此刻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快走，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边境。

但她还没来得及跑到村口呢，就莫名被几个刚赶过来的村民给围上来拦住了。“你们要干什么！”看着那几个站在她附近，一直死盯着她的村民，火神的背上开始微微冒冷汗。

那几个村民互相换了换眼神，其中一个比较看上去比较凶的走上前一步：“工匠小姐，祭司要我们必须把你留下来！”

“啊？你们祭司是谁？找我有何事？”因为紧张，火神在提问时声音也不自觉就大了起来，变成了质问。

“我们祭司是……没什么。”看到火神这边激动的样子，围着她的村民们也开始更加小心、更加谨慎了。他们不仅没有回答火神的问题，还进一步靠近了火神，时刻不敢放松，生怕火神会钻个空子跑掉。

“祭司她刚才在救助伤员，没有时间，但马上就会亲自过来的！她找你有事。”村民们只是这么告诉火神。

火神就这么一直被村民们围着，围了快半个小时。这期间，偶尔会有村子里的

其他村民们路过，他们从那些围着火神的村民那听说情况后，也立马加入了围困火神的包围圈。火神身边的村民开始越来越多……

“你们能不能先派人去告诉那个祭司，我不是什么有钱人！”一边在压力下喘着气，火神一边试图去和村民们沟通，她张开双手，力图把自己表现的就像一个只是过路的普通路人。啊……她突然意识到，她也没做什么坏事啊！她确实就是一个无辜的路人啊！

“我真的没有钱！”在极度的不安中，她还反复向村民们强调这一点。

但那些村民在听到了她的话后却没有任何特殊的反应，他们既没有更轻视火神一分，也没有为他们该不该继续围着火神而犹豫半秒。

双方就这么僵持着，僵持着，直到一个矫健的身影从远处的路上跑来。

“你们在干什么！”那个身影还没靠近呢，火神就听到她发出了一道洪亮的女声，开始责备起那些正在围着自己的村民。

“你们怎么把别人给围起来了！”第二声指责也紧接着上一句快速到来。

在来者的指挥下，村民们全都默默地站开了。而她那双标志性的大角则继续一刻不停地直扑到火神面前——

“对不起——！”

这声响亮的道歉在情绪中充满了愧疚与歉意，但同时也声音大得把火神吓得不轻。

先深呼吸几口，然后再看着地面，清了清思绪。片刻过后，火神抬起头来，她发现她没有认错——“我记得你。”她对那个站在她面前的人说：“你就是那个十二神殿的帕拉斯。”对方在听到火神道出了自己的名字后先是愣了愣……然后，帕拉斯就开心地鼓起了掌：“既然您认识

我，那就再好不过了！”

“没错，我之前就是在赛雅努斯，在那边当的祭司……不过这不是眼下的重点，我得先问问您，您现在……忙吗？或者说，有什么必须得立刻过去解决的要紧事吗？”帕拉斯关心地向火神问道，一边还牵起了火神的手。

面对着帕拉斯的热情，火神还略不习惯，她以前去十二神殿时最多只是在角落远远地看见过帕拉斯来着，她对祭司的固有印象还是严肃且不可以开玩笑的那种，不过现在看来她似乎明显误会了什么……

“我原本有要紧事，不过现在没有了。”火神这么告诉帕拉斯。不过她没告诉帕拉斯的是，她其实很想把“逃离这里”也算作一件要紧事……

“啊，那就请您和我一起到我的家中去坐坐吧！我会仔细向您解释现在的情况的，这只是一次误会，真是对不起……”帕拉斯再次向火神道歉。

“好……好的……”火神虽然还有些犹豫，但她姑且知道帕拉斯是个好人，她答应了邀请。

随着帕拉斯向周围点点头，围在四周的村民们都慢慢离开了。然后，帕拉斯陪着笑，将火神带到了她在村庄里的房子。

和其他村民们一样，帕拉斯的房子也是那种破了好几个洞，饱受摧残的小木房，甚至，帕拉斯似乎还没有时间去修补它。最近的破口和过去的伤痕堆在一起，让野外的风得以随意地在房屋中穿行，帕拉斯和火神两人也是好不容易才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一块不会被风洗脸的安稳地方。终于，当她们都躲着风坐下来后，帕拉斯向火神解释了她所遇到的一切。

火神在这边所看到的都是真的，周围的这几个村庄一直都在被附近的萨尔贡部落侵略。那些萨尔贡人时不时就会成群结





队地过来，袭击村民、破坏建筑、抢夺物资，可以说十分猖狂，村庄与那些部落间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已经太久了，太久了。在这期间的无数次战斗中，村庄一直处在劣势状态，村民们时刻都期盼着自己这边能变强，能抵抗住萨尔贡人的入侵。但是，一方面，米诺斯的中心——赛雅努斯那边才刚和平不久，根本就没有余力来支援她们这些边境的村庄，另一方面，村庄自己这里也没钱，想要好的武器装备时，往往只能幻想一会儿自己在赛雅努斯大肆采购装备的场景。

“所以，您知道当我听到村民们告诉我今天村庄里来了个工匠，在到处寻找她丢失的原材料后，我有多么高兴了吧？”帕拉斯对着火神半开玩笑地说道。

“我们可以帮您找回原材料。”帕拉斯提议。

“不，不用了。”火神打岔道，“我已经听说，我的原材料都被萨尔贡人劫走了。”

“没事，我说的就是这个。”帕拉斯告诉火神，“我们打算下一步要主动向萨尔贡部落出击，夺回一些我们这里的被抓走的村民——刚好，也可以夺回您的原材料。”

“而我们所向您索取的，就是在我们出击前，请您帮我们打造一批武器。您看怎么样？”

“那个……”火神试图提出些什么。

“有什么事您说。”

“负责运输我原材料的运输队也被萨尔贡人抓走了，能帮我也把他们救出来吗？”

“这没问题！”帕拉斯爽朗地答应了火神，“实际上，就算您不说，只要我们看见了是我们的同胞，我们也会救的。”

“好，那就这么说定了，我帮你们打

造武器，你们帮我救人和找材料。”火神清点着，帕拉斯也在旁边点点头。

“打造武器的话，我需要一间工坊，还有这些武器的原材料。”火神又告诉帕拉斯。

“这些没问题，这些我们有。”

事情谈妥了，帕拉斯和火神都站了起来，考虑到有村民和运输队队员还在萨尔贡人手里，她们对她们的这个计划的态度是：事不宜迟，越快开始行动越好。在帕拉斯所在的村里本就有一些老旧的锻造器材，再加上村民们又在另一个村里找到了顶历史久远的帐篷，火神的临时工坊就这么开始搭了起来。

其实，最开始帕拉斯是想将自己的房子直接改成火神的工坊的，但是结果发现她的房子漏风过于严重了，并不能达到作为工坊的要求，才临时托村民们去找，找到的帐篷。

在当天的最后一点下午时间，帕拉斯和火神找了块空地，搭起了帐篷。也就是在这个搭起帐篷后的傍晚，两人又开始搬运锻造器材，布置工坊。

核心的器材一安置好，火神就开始点火，做着锻造武器的准备工作了。而帕拉斯则还在继续搬运那些次要的器材，以及锻造武器的原材料。

看着帕拉斯那一声声搬运重物用力时的低吼，还有那汗流浹背的狼狈样子，火神在心中总是有点犯闷。在帕拉斯每搬完一件器材，休息时的空档，她都会靠近她，和她闲聊几句。

“帕拉斯，你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呀？和你在十二神殿时比起来，这里这么艰苦……在那边当祭司不比这里好得多？”帕拉斯在听清楚火神的问题后，迟疑了一下。

“确实，在十二神殿那边当祭司时，

工作要比这边轻松得多。”她承认到，“而我也确实是因为一些情况而被迫离开雅赛努斯的。”

“不过，请您看看这夕阳吧！”指着帐篷外那正在落下的太阳，帕拉斯告诉火神，“太阳在落下前，也是在尽着自己的火焰，最后照亮照亮人世间啊，这和位置的高低没有关系。而我来到这个阿克罗蒂村，也只不过是我想模仿太阳，也在落下前发出点光和热而已。”

“离开雅赛努斯不是我的意愿，但在之后来到这块边境，则是我在我的想法下必然的选择。”

听到了帕拉斯的解释，火神沉默了好一会。但在另一个帕拉斯休息的空档，她又凑了上去——

“帕拉斯，你知道，这边的战争已经持续了很久……那要是，那要是战争一直不停下呢？”她提出了一个假设，“你知道这很有可能……那你会一直在这里吗？你明明可以在更好的地方发光的，这只是其中的一个……一个‘破泥巴地’……”

“是的，这只是一个破泥巴地。”帕拉斯看着火神，眼睛里透露出一种淡然，“但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我在哪里都可以完成我的使命，在雅赛努斯那种繁华的城邦可以，在阿克罗蒂这个满是破屋和泥巴的小村庄也行。”

“我并不把自己看得高人一等，也并非不能忍受这里的落后与贫穷。既然我刚好来到了这里，而我自己也并不挑剔些什么，那么就在这里去行动，去实现我一直以来的志愿又有什么不好呢？”

“您的担忧很有道理，火神。这里的战争无论怎么远眺都看不到尽头。不过，对于英雄来说，他是不会因为他面前有着看不到头、无法计量的困难和阻碍而放弃远征的，不是吗？”

“我一直以来还挺憧憬去当个英雄的，就让这几个边境小村成为我远征的起点吧！我会行进到最后一秒。”

“不过，客观点来说，我所剩的时间倒也不怎么多了，所以我应该至少是不用体会到老到一把骨头了还在战场上拼杀的，这点你尽可放心。”

火神还从来没有见过像帕拉斯这般这么有信仰的人。在听完帕拉斯那些有关英雄的话语后，她也被感染得平静了下来，而且视线也没能从帕拉斯身上移开。

“……”

“……”

双方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沉默。直到后面火神实在忍不住，戳了戳帕拉斯。

“怎么了？”帕拉斯问火神。

“没什么……我以为你睡着了。”火神尴尬地说。

“不会的，这又不是什么轻松悠闲的夜晚。在我知道我还有马上要去做的事情时，我是不会睡着的……啊……看起来可能会有点像，但我刚才只不过是思考，在想一些我过去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听到帕拉斯这么说，火神也回忆了起来。她过去不是在十二神殿看到过不少次帕拉斯嘛……她当时单看帕拉斯的形象，还感觉她是一个高洁、典雅、不同于一般的人来着……这太庸俗了……看来当时她看人的滤镜还是戴得太严重了。

不过，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帕拉斯都是一个有着信仰，信仰着英雄的人。这一点，火神还是肯定的。

以及……说到英雄，再从帕拉斯的表现来看，她……她自己不就是个英雄嘛！

“英雄啊……”对着帕拉斯，火神一不留神将这个词语说了出来。

“你说什么？”沙发前，帕拉斯听到了



火神的喃喃自语，疑惑地向火神看了过来。

“啊……啊……没……我们继续布置工坊吧！”火神回过神来，又立刻开始了她的工作。

火神的工坊最后在傍晚时布置完成了。即使是到了这个时候，罗德岛也还是没有来电，让人不禁开始担心起今天能不能吃上晚饭。从窗口向工坊内照来的光线越来越弱了，在房间里看，就像是各个器材里、地板上慢慢地冒出了一层黑纱布，罩住了工坊的每一个角落。

工坊里，三个人忙了一整天，此时也都累得不想动了。小刻早就趴到沙发上睡着了，而火神也坐着靠在墙边，在全神贯注地呼吸。只有帕拉斯，她还站在一个锻造用的器材旁，在静静地想事情。

“帕拉斯？”轻轻地呼唤帕拉斯，火神开始想找她说点事情。

“其实啊，我刚才想起了我们以前刚

见面的那些事情。”

“当时我们在那个村子里时也在布置工坊呢……你看……今天也是……”

“帕拉斯，你做到了！尽管因为矿石病，我们不能把这些说出去……别人不会知道……”

“但是我承认！我愿意代表米诺斯那个边境的所有村民承认！”

“帕拉斯，你是个英雄——！”

“帕拉斯……”

“帕拉斯？”

在酸痛与无力中从地板上爬起，火神慢慢地摸到了昏暗工坊里立着的那个长着两只大角的黑色柱子旁。她伸出手指，向前戳了戳——帕拉斯睡着了。

（本文首发于泰拉通讯枢纽）

全新上市

Landen Monastery

新鲜牛奶
醇厚小麦
· 兰登修道院瘤奶面包

*详情见泰拉各地经销商

荒漠旅人

◎ 淹没荒芜的海草

我见他走在所选的路上，有疾风骤雨，有巨兽匍匐，有深渊万丈。

“我不要再当你的姐姐了！”

声音来源不远，但大概是因为小孩子声量有限穿不透厚厚的砖墙。这话从街对面的玩具店里传进黑骑士的双耳，像一只蚊子绕着她的角嗡嗡了一圈，痒得她不禁皱眉，抖了一下耳朵。

傍晚的天空已染上黄金般的光彩，新老板还没从身后的运动防护用品店里出来。街边广告电视的荧幕光闪烁晃眼，循环播放着冠军骑士的飒爽英姿与赛后轶闻。卡西米尔骑士竞技余温未散，角落里的闪光灯功不可没。

“没想到还有人在用这种老式照相机。”来自雪山之国的希瓦艾什总裁自店内走出，望向不远处方才闪过光点的巷子口，他面色沉静如常，语气也毫无额外变化。

他对骑士说道：“走吧，回酒店。”

对方正想为新老板拉开车门，先前躲在玩具店内的小孩却忽然闯出门来，旁若无人地越过街道，“你抢得过我就来啊！”其中一个女孩跑在前头，边跑边举着玩具这样说着，趾高气扬，一如那些好放狠话

Artist
LOFTER@铃

责编
黑子

的竞技骑士。另一个小男孩追在她后面，又生气又听话地企图争抢姐姐手里的玩具。

小孩玩乐时最容易不管不顾，迷失处境，尽管此时街面上车流不多，行人也不多。

“铜，”玩具店里迟迟没有大人出来管教这两个乐不思蜀的小家伙，恩希欧迪斯·希瓦艾什总裁向他新签下的保镖发出第一道命令，“送他们回去。”

巷口的闪光灯再次亮起，通过汽车后视镜映照在喀兰贸易总裁的眼眸中。红酒报的老牌记者庆幸自己终于捕捉到了特锦赛冠军骑士驱逐幼童的珍贵画面，那柄大剑虽未出鞘，但高挑的卡普里尼骑士仅凭其掷地有声的脚步便让兴致当头的小朋友瞬间发现自己的处境，在惊讶中回过头后，两个小孩看见了骑士大人立在眼前的巨剑，旋即飞奔回店内。记者只恨自己带的老式照相机没有录像功能，错过了那一句“快跑！”

轿车启动了，绕了个圈，尾气扬身躲在巷口的老记者鼻子里，呛到哮喘发作的

他完全没注意到车内人向自己投过来的平静视线。他紧抱着自己的照相机，生怕附近阴影里的哪位同行冒出来抢劫自己的战利品。

“你觉得他们会怎么描述你刚才的行为？”恩希欧迪斯问道。

司机是总裁先生的老熟人魏斯，他扫了一眼车内后视镜上平静的两人，随后收回视线继续驾驶，缄默不语。

霓虹灯的光彩已几乎盖过了落日的灿烂余晖，黑骑士在决赛场上挥舞巨剑的特写投射在深色的车窗玻璃上。铜的回答很简单，“我从不关心别人的工作。”

“你可以当这只是新朋友的一点好奇。”

“我们不是雇主和员工的关系吗？”

“当然不是。”

“哦？”铜偏过头看他，“你知道他们怎么描述你我之间的合同吗？”

年轻的黑骑士坐拥诸多身份标签，其中大都收获于来到卡西米尔之后。在最开始，她只是个莱塔尼亚人，最多是个“很能打的卡普里尼”。

恩希欧迪斯从购物袋里拿出一柄军刀，皮质刀鞘朴实的纹路上刻着雷神工业的标志，在品牌代表质量的世道里，这个标志足以令人对刀鞘内的产品质量深信不疑。

“你不妨做个大胆的假设。”他忽然说道，“也许他们的描述是我提供的呢。”

军刀是买给自家妹妹的，回酒店是为了收拾行李准备去下一个郡商谈产业投资。铜有些疑惑，不是因为她自己也住在这家酒店，而是新老板的下一步行程。

“我可不会谈生意。”

“你当然会。”

“可是你会谈生意的话，为什么要和





老哥签合同呢？”恩希亚缩在沙发里，撑着下巴问，“卡西米尔那么发达的地方，还能拿赞助金，谢拉格完全比不上吧。”

希瓦艾什宅邸的大堂与一般贵族的厅堂布置无甚区别，顶多是披了些雪山之国独产的毛毯。午后阳光明媚，厅内无需掌灯烤火，铜坐在其中一件沙发上，目光落在旁边暖炉里熄灭已久的灰烬上。

恩希亚问的是个好问题，她曾以为自己能周旋于商业联合会三大财团之间已是难能可贵，可当她看到初来乍到的恩希欧迪斯抓着刺杀失败的无肯盟杀手与董事长谈判，她又觉得自己见得还是少了。

她想了想，回答道：“因为你哥帮我摆脱了那些聒噪的人。”

如果说，有什么能让如日中天的黑骑士在唯商业价值是瞻的大骑士领袖手离去，那只有可能是身败名裂式的隐退了。但人是要吃饭的，更别说铜一开始参加骑士竞技的最朴素原因就是赚钱。身败名裂的代价太过高昂，也与其本来的目的背道而驰。

喀兰总裁对这个顾虑显然不太理解。为何不让商业联合会名声扫地呢？他这么问道。得到的回答难得带了一丝对年轻老板见识尚浅的怜悯：“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名声。”

“那不是更不用担心了。”他笑道。

“所以那些传闻你被商业联合会追杀的，都是……”恩希亚恍然大悟，尾巴在沙发扶手上扫来扫去，扫来扫去，“老哥真够可以啊……”

虽然结果还算满意，但铜认为事件发生的全过程还是有不少瑕疵的，特别是“喀兰贸易总裁买下了黑骑士”这段报道。铜从来不觉得自己与希瓦艾什家主签的是什么卖身契，甲乙双方责任与权利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的合同条约，哪里是卖身契这种

低级物件能等价比拟的？奈何两军交战，只能当是那些吃瘪的董事会老家伙成心要恶心她的罢。新老板对此间瑜不掩瑕的细节同样深感遗憾，在返回谢拉格的路上，他对铜做出一个承诺。

但黑骑士已经差不多忘记这个承诺是什么了。

锤子与扳手在积雪覆盖的山林里构建出一节一节的轨道，轨道拼接成铁路，如血管般延伸进古老的国度中心，带去蒸汽与机械，还有从未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名词与理念。

黑骑士已经彻底扔掉了前赞助商给她运作的称号——人们只知道希瓦艾什家的家主身边有一个新面孔，一个新的名字叫铜的保镖。

“你不需要保镖。”铜这么问过他，“虽然大老板有几个打手不是稀罕事，但现在看来你更需要能建设一个国家的栋梁之才。”

何况你自己也不是泛泛之辈。最后这句话她没说出来。

谢拉格就如它雪山之国的美称，在盛夏也比其他国家清凉得多。耶拉冈德庇佑着这个国家远离天灾和战火，天空比卡西米尔清澈，空气比大骑士领清新。

但眼前蒸汽列车的轰鸣已将喀兰贸易总裁的野心写在所有人的眼前。他要改变这个国家，以一种不免激进的方式。

恩希欧迪斯仔细看完最后一份文件并写上意见与签名后，转身看着卡普里尼骑士，默然长叹。铜第一次见他叹气。尽管他们认识并合作的时间也还不足一年。

“铜，你知道这条铁路现在经过的地方，原先有多少巨石与断木吗？”

这话问得生分了，毕竟其中由她出手化为齑粉的障碍物几乎占了铁路最后一段的全部。但也只是最后一段，“在找你之

前，我和诺希斯用了几乎所有库存的爆破物去清理沿途的障碍，才得以开始铁路的建设。”恩希欧迪斯道，“建设需要通行无阻的道路，不幸的是，这也是目前谢拉格最欠缺的。”

列车轰鸣而去，不消多远便被前路葱郁的针叶林掩盖了蒸腾的水汽和汽笛声。

“我想把谢拉格从这片封闭的冰天雪地里拉出来，”越过林木积雪的树梢，他的目光一再前进，直到喀兰圣山的山脊露出平原，直到雪山上终年不化的雪闪烁出艳阳灿金色的光辉，蔓珠院深色的院墙和屋顶吞没黄金的希望，他的神情开始变得凝重，声音也更低沉，仿佛前方正有疾风骤雨，有巨兽匍匐，有深渊万丈。他轻声道，“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距离总裁露面卡西米尔已过去两年，距离黑骑士来到谢拉格还不到一年。原先不过抱着看看其他地方能比卡西米尔恶心到哪去的心态来的谢拉格，如今，铜却发现，这个独立却封闭的国家，似乎即将发生比其他地方都更有趣的事情。

而自己，将参与其中。

她久违地感到心情激动，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是在沙漠中独行见到绿洲？还是在荒野中漫步见到村落？她记不太清了，只将右手抚上腰间巨剑的剑柄，好像连老伙计也在激动得震颤起来。

恩希欧迪斯·希瓦艾什忽然问道：“你不觉得它太显眼了？”

铜：“？”

现代社会的企业制度被希瓦艾什家的年轻主人引进谢拉格，并将三大家族之一的希瓦艾什家族改造成如今的喀兰贸易。铜不是没见过现代企业与传统封地贵族，也不是没见过以企业之名行家族之实的“聪明人”。在她第一次与佩尔罗契家族接

触时，对方的领地“将军”也差点给她加上同样的称呼后缀，“我不领军职，只是他恩希欧迪斯的保镖。”她道。

佩尔罗契家的古罗将军看起来对保镖这个名词还不太理解，铜本想多说两句解释自己的职务在传统贵族势力下的等阶官职，但望着对方身后一众着装统一的部下，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她想起在卡西米尔翻看无聊的商业时报时偶然瞥见的喀兰贸易总裁专访，在拮据的版面中访谈现场的相片占去了三分之一，余下寥寥的访谈详情中，首段的人物简介里，这位恩希欧迪斯·希瓦艾什先生的履历是“谢拉格军阀”。

现在来看，幸好是军阀。

彼时总裁正与佩尔罗契家主阿克托斯商谈两家领地交界处的铁路建设事宜，从一人一畜争论到一草一木，又从每一寸土地拉锯到每一滴雪水，耶拉冈德治下的生灵成为领主间博弈的筹码，无休止地叠加又削减，削减再叠加，直到耶拉冈德自己都成了其中一块颇能影响天平倾向的砝码。

时间如同一位优雅的古高卢绅士，邀请每个人的影子跳舞——在家主们的棋盘外，随处可见他肆无忌惮的舞步。佩尔罗契家和希瓦艾什家的书记员都未敢懈怠，每一条谈判结果都被忠实记录，即使已过去了亘古漫长的时间，他们也一句都没有落下。古罗将军却显然疏于此道，他的影子在与时间拉扯，他的思绪在和疲劳打架，但他忠心耿耿，憋住了每个哈欠。

唇枪舌剑在某一刻忽然停止了，将军敏锐察觉到了声音的变化，立刻打醒精神。

铜岿然不动，恪尽保镖职守，只在这沉默的须臾间瞥了眼恩希欧迪斯，对方似是有所感应，抑或局面也确实到了多说无益的尴尬境地。他起身，向阿克托斯行了

个贵族间告别时的旧礼。

绅士停下舞步，他没有影子舞伴可以邀请了，于是他款身退出逐渐掌灯的厅堂。连绵山脉代替人们早早与太阳挥手告别，最后一缕美丽的晚霞在恩希欧迪斯踏出佩尔罗契家领地时就退出了广袤天幕，恰逢双月在另一侧天边若隐若现，最终在层叠的阴云后匿去踪迹。不久，闷响从山脊上酝酿的云雨团里由远及近滚过头顶。

此番景象不能不令人浮想联翩，特别是在刚刚交涉失败的前提下。倾盆大雨下交易失败的落魄家族领导，雨水冲刷尽商人的自尊自傲，契约烂在泥地里，人被钉在风雨中，极尽狼狈与颓靡，多么美丽经典的画面。

“快下雨了。”铜平静道，“回去也要半小时车程，你要回去，还是回头？”

这不是一个保镖该操心的事，也不是她一个外来者应该趟的浑水。但铜莫名在前方菲林的背影中看见了许多年前伤痕累累的卡普里尼小女孩，她每一步都踩着自己的血，所以她发问，问那位曾经的“不会法术的莱塔尼亚残次品”。

魏斯先停下了脚步，不可思议地回头看她。

但当他回头想看看自家老爷的反应时，他发现银灰老爷根本没有停下，“铜小姐，老爷他……”

老爷是什么想法？这一次的波折是否会影响到他接下来的规划？铜小姐为什么要在此时开口？她会期望老爷做何选择？魏斯全都不知道。奇怪的是，他也害怕知道。

“跟上吧。”铜轻轻挑眉，“这雨还下不了。”

就算下了，也只是雨而已。

洗刷掉这浑身血污的，一场普通的雨而已。不过实际上，这雨最终没有落地。

一行人返回领地宅院后，才发现恩希亚已在门口久候。

“哥！还有魏斯哥，铜姐。”少女喜形于色，双手背在身后，晚风拂动她柔顺的短发，“我和角峰叔一起做了晚饭，就等你们啦！”

“辛苦了，恩希亚。”恩希欧迪斯温柔微笑道，“进去吧。”

“嗯！大家都进来呀！”

“魏斯，你也先进去吧。”

“是，老爷。”

铜双手环胸，“你很幸运。”

“何以见得？”

“家庭和睦，兄友妹恭，部下忠诚，怎能不算幸运？”

恩希欧迪斯转身与她相对，手杖静立身前，“你忠诚吗？”

铜微笑，“我按合同工作。”

恩希欧迪斯又问，“你希望我回头吗？”

“你既已践行选择，我又何必再思考这个问题？”

“原本也不需要，但你提出来了。我想你的意见依旧有参考的价值。”对方有理有据，并且记得合同内容，“况且你签订的工作合同中也包含协助我的工作。回答我的疑问，这便是协助。”

铜盯着恩希欧迪斯的眼睛，又将他细细打量，视线逡巡来往，最后落在对方毛绒绒却一动不动的菲林尾巴上。

“我希望你坚定自己所选的路，不被任何人影响。”

（本文首发于泰拉通讯枢纽）



Artist: LOFTER@冰糖



Artist: LOFTER@淹城挖出的那只小舟



Lantern & Signal Flag 提灯与信号旗

© 林芷秋

Artist
LOFTER@栖鹤

责编
瑶濯

她仍在守护，他仍未放弃。

CHAPTER 1 PART 001

审判官一直在海洋的边缘提灯挥剑，伊比利亚人不再驻足于岩石的阴影之下。

哗啦——

海浪毫无目的地袭来，在年轻的审判官身前无力地退下。

审判官正盯着一块海滩上的岩石，她被一阵异响所吸引。

审判官本以为是另外一只危险的怪物，可恐鱼不会躲藏起来待猎物上钩，这里照理来说也并不是它能等到猎物的地方。

“谁……在那里吗？”

年轻的审判官谨慎地接近那块被溟痕覆盖着的岩石，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剑。

溟痕在提灯的照耀下稍稍退却，露出了岩石原本的模样，但审判官无心注意这海滩上仅有的裸露岩石。

咔哒。

一粒石子被踩碎，声音清晰地传进了审判官的耳中。

“艾丽妮小姐？”

岩石后显出了熟悉的身影，那是一名身披黑色长袍的男性黎博利。

审判官长吁了一口气，收起了她的剑。

“极境先生，你为什么会在这儿？我以为您早就跟着凯尔希他们离开了。”

“我是伊比利亚人，当然会在伊比利亚。”

“你应该知道伊比利亚都发生了什么……”

“知道，当然知道。不止伊比利亚，这次的大静谧……可比上一次要大得多。”

“看得出来。”

艾丽妮向海洋举起了提灯，试图照亮更远的地方。

“每天都有海嗣上岸，恐鱼已经变成我们面对的敌人之中弱小的一种了。就在刚刚，我还以为躲在岩石后面的是哪种新进化的海嗣。”

艾丽妮转过头来。

“所以，你为什么会在在这里？伊比利亚现在很危险，趁早离开吧。”

“这个……”

“怎么，想回来拯救家乡？”

“不止是我，棘刺、艾莉亚小姐、温蒂小姐他们也都回到了伊比利亚。”

“该怎么说你们……”

艾丽妮扶住额头，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极境的嘴角撑出了一丝微笑，但艾丽妮看得出来，这微笑对他来说也是勉强。

“我之前就是罗德岛侦察小队的一员，这次出来也是要探查一下附近的情况。”

“然后你就被困在这里了？”

“哈哈……”

艾丽妮看着眼前这位苦笑着的罗德岛干员，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沉默持续了数十秒之久，最终被极境的感叹打破。

“这片海滩上居然还能有活人存在，我其实挺惊讶的。”

“你不是活人吗？”

“除我之外的活人。”

再次沉默。

艾丽妮移开了目光，顺着海岸线向前望去。拍岸的海浪声音微小，但她听得见。

“溟痕，”艾丽妮问，“你是怎么处理溟痕问题的？你没有提灯，在溟痕中站了这么长时间，脚底没有被它们吃掉吗？”

“是罗德岛特制的鞋底啦。溟痕没有噬尘那么可怕，在猎人们回到海里之前，凯尔希医生根据溟痕的特性让本舰为我们这群驻扎伊比利亚的干员专门制作了溟痕吃不着的鞋底。”

“这么简单？”

“嗯？审判官没有这样的技术吗？”

“我们有提灯，没必要专门研制抵御溟痕的装备……况且，审判庭的研究速度恐怕比不上那个医生的百分之一吧。从我

们初遇溟痕到现在，也不过一个月的时间，这片大地上除了那个医生以外的人，哪个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专门的对抗方式？”

话音刚落，艾丽妮便听到了腕肢摩擦地面的声音。

“警戒，又有恐鱼来了。”

年轻的审判官拔出剑，目光扫过整片海滩。

“极境，你躲开点。”

“我也能帮忙。”

“我不是那个意思……总之躲开点。”

极境耸了耸肩，用右手拉紧自己的长袍，小心地退到了艾丽妮身后。

审判官收起细剑，拔出了腰间的手炮。屏住呼吸，瞄准——

审判官扣下了扳机。

轰——

恐鱼与岩石一同破碎，伊比利亚的海边又少了一处能够让海嗣躲藏的洞穴。

审判官的手无力地垂下，她的手炮自手中滑落。

“这是最后一发子弹，这是最后一座我能摧毁的海岸巢穴。”

“恐鱼就是从这种地方……？”

“它们知道如何找到安全的地方繁殖。”

艾丽妮将手炮捡起，收回了枪套之中。她伸出手，朝着东北方指去。

“顺着那条路走，用不了半个小时你就能回到审判庭的前哨基地。”

“告诉我这个干什么？”

“什么为什么……你该回去了，这里并不安全。”

“我知道回罗德岛临时避难所的路……”

极境稍稍迟疑。

“况且，我还有任务没有完成。”



艾丽妮转身面向极境。那一瞬间，她的眼中闪过一丝疑惑。

“什么任务？”

“探查海滩。”

“你一个人？在这么危险的地方？”

“原本是有一只先遣小队的……”

“他们在哪里？”

“你已经见过它们了。”

艾丽妮顺着极境的目光看去，仍有几具恐鱼的尸体未被翻涌的海浪挟卷而去。

“我们在路上被那些怪物袭击……并击退了它们。可他们还是变成了那样，我救不了他们。”

“他们接受了恐鱼的细胞和血脉，极

境。失去维持人类身份的信念的那一刻，他们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谁都救不了他们。”

二人都不知该说些什么。

“极境，你真的不回去？”

“我还撑得住。还有任务没有完成，我不能就这样回去。”

“那一起走吧，我正巧在这片海滩上巡逻，我们能互相照看一下。”

极境笑了笑，没有回答。

于是二人在海滩上谨慎地前行。路上的溟痕在审判官的灯火下四散逃离，裸露的岩石又在灯火无法触及的背后重新被溟痕覆盖。

CHAPTER 2 PART 002

潮水侵蚀不到的地方，伊比利亚依然存在。

落日的余晖洒落在遍布溟痕的海滩上，蓝绿色的幽光为岩质的山崖增添了几分生机。

“歇息一下吧。”

艾丽妮指向一处不高的崖壁，对极境说。

极境顺着艾丽妮手指的方向望去，溟痕的踪迹在崖顶消失不见，裸露的岩石似乎在他的耳边诉说着自己所处之地的安全。

在崖壁上找到一条通往崖顶的道路并不容易，但或许是命运眷顾，二人找到了一条有着人工开凿痕迹的阶梯。

“几个月前，这里还不是海边的孤崖。”

坐在崖顶干燥的地方，艾丽妮望向远方，若有所思地说道。

“这一次大静谧淹没的陆地比上一次

更多，原本矗立于内陆的颂圣棱堡如今也变成了抵抗海嗣的前线。”

“所以这里才会有台阶，是吗？这里之前是供人登高望远的山峰，现在却变成了海边破败的山崖。”

“整个伊比利亚都是这样。”

“颂圣棱堡……现在那里怎么样了？我上一次去那里，可还是见到那条破船之前。”

“不怎么样，原本首都的风貌已经全然不见了。自从格兰法洛后方的审判庭总部被海潮吞噬之后，颂圣棱堡就成为了惩戒军和审判庭的最后基地。”

“其他城市呢？”

“没有其他城市了。惩戒军和审判庭的残余力量拼尽全力才能勉强守住颂圣棱堡这一座城市。恐鱼和海嗣随着潮水一同

袭来，它们速度太快，很多城市甚至在调动起守备军之前就已经被攻陷了。

“也就是说……”

“伊比利亚已经不是一条防线了。海嗣正在挺进内陆，如今的我们，只是在无边浪潮中顽强坚持的孤立礁石。”

极境将目光自艾丽妮身上移开，低头看着脚下光秃的岩石。他不愿看到那样忧伤而迷茫的眼神出现在一位伊比利亚的审判官身上，他不愿接受伊比利亚已然成为孤岛的现实。

审判官更不愿接受。

灰色的小鸟站到了崖边，张开翅膀想要飞翔，谁又曾想到迎接她的却是滔天的巨浪，是无边的海潮？

“但伊比利亚绝对不会就此沉寂下去，我们的希望还没有熄灭。”

极境重新抬头，审判官的目光已然变得坚定而犀利。

“就算海嗣吞没了整片大地，伊比利亚也不会消亡；就算浪潮席卷了伊比利亚，仍有颂圣棱堡矗立岸边；就算某一天颂圣棱堡也被恐鱼攻破，审判官也会同伊比利亚的遗民一起构筑最后的灯塔。”

“别说那种不吉利的话，我们一定能战胜海嗣的。”

“我们自然会尽力做到这一点，但是……”

“还有一点，伊比利亚永远不会成为孤岛，审判官小姐。”

“但我们只剩下颂圣棱堡。”

“不，当然不是。”

艾丽妮的眼睛流露出一丝轻微的疑惑。

“或许伊比利亚这个国家只剩下颂圣棱堡这一座城市，但伊比利亚不只是一个国家，它代表着人类对抗海中邪祟之物永不倒塌的防线。”

艾丽妮看着极境，嘴角显现出一丝微笑。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于是二人几乎在同时说出了这样一句话：

“伊比利亚在为大地而战，整片大地都与我们同在。”

一阵阴冷的风拂过二人的脸庞，死一般的沉默紧随其后。

“这么辉煌的台词，好像不太适合在这种苍凉的地方说呢，哈哈……”

“的确如此，咳咳。”

艾丽妮清了清嗓子。

“但我还是要谢谢你，极境。”

“谢谢我？不用不用，这么客气干什么？况且我有做什么需要感谢的事吗？难道是我的……”

“希望对人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在如今这种难以言说的状态下……如果没有你的话，我今后可能只会在海滩上麻木地斩杀恐鱼，直到某一天绝望地死在海嗣的手里吧。”

“哈哈，原来艾丽妮小姐也会坦率地说话吗？”

仅仅一瞬间，艾丽妮愣在了原地。

但她很快露出了笑容，这一次却不只是微笑。

自愚人号事件后，自深海猎人们一去不归后，自第二次大静谧之后，这位灰发的年轻审判官再也未能开怀地笑过一次。但现在，她却真正地发自内心笑了出来。

“这种时候还能有心情开玩笑，也真不愧是极境先生。”

“我一直认为，适当地说些玩笑话是保持希望的良好办法，看来我的想法很对嘛。”

“我至今也搞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做到在正经与不正经之间无缝切换的。”

“也许我一直都很不正经吧。”

“但你却也能说出那么有道理的话来。”

“那或许我一直都很正经？为了一个正经的目的而说出玩笑话，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正经的体现吧？”

“或许吧。”

愉悦的气氛在崖顶喷薄而出，又自崖顶倾泻而下，

“谢谢你，极境。”

“不用客气，审判官阁下。”

在海潮吞噬的伊比利亚的国土上，生出了伊比利亚新的花苞。

CHAPTER 3 PART 003

纵使曾经辉煌的伊比利亚依然矗立，那些阳光照射不到的阴暗角落，也仍在滋生着海洋的血脉。

“你不该瞒着不说的，极境。”

“说了又能怎么样？我已经回不去了。”

“如果早一点……我至少能带你回到审判庭。”

“然后让我在众人目睹之下变成海嗣？那还是死在荒郊野岭好一些。”

审判官不知该说些什么，面前的伊比利亚人或许已不能被称为伊比利亚人，她不知道。

极境想了很久，脑中却并未出现哪怕一句令他满意的，用以打破这寂静的合适的话语。他的大脑如今无法承受过多的思考，原本被称作“左手”的器官如今在他的长袍下蠕动，每时每刻都在试图钻进他的思维。

“你是什么时候……”

审判官打破了看似漫长的沉默。

“其他队员产生变化的时候。我试图抵御它们的攻击，结果一只手被他们咬了去。”

艾丽妮看着极境的脸色，他说出这些话时嘴角的笑容使她的心情更加沉重。

“说实话，我本以为丢了只手会很疼的，但实际上……当时却没什么感觉。”

苍蓝色的腕肢自极境的长袍下钻了出来。极境努力控制着腕肢的运动，仔细地端详着身体上这些新出现的部分。

“直到现在，我也能明显地感受到细胞的生长，这种感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算是很……有趣。”

“我可以帮你把它砍下来。”

“不，不用了。”

腕肢猛地抽搐了一下，仿佛被艾丽妮的话语吓到。

“我在试着与它……共处。艾丽妮小姐，你不是也说过，只要还保持着‘自己是人类’的认知，就不会变成海嗣吗？”

“我的原话应该不是这样……”

“这种细节就不要在意啦。”

“那艘船。”

艾丽妮望向洞口之外，眼中折射着过去的记忆。

“斯图提斐拉，愚人号。在那艘船上，也有一位这样的人。”

“你是说，与海嗣共存？”



“嗯。他叫阿方索，是个伟大的伊比利亚人。”

“既然这样，我不就更有希望作为一名‘人类’继续存活下去了吗？”

洞穴中的荧光生物散发着苍蓝色的微芒，荧光与腕肢的交界变得模糊，为这浪潮暂时侵蚀不到的安身之所添上了一抹静谧而诡异的色彩。

艾丽妮不再说话，她只是站在那，望着拍打着崖壁的，逐渐逼近洞口的浪潮。

“你走吧，艾丽妮小姐。”

“我走了，你要怎么办？”

“你是审判官，伊比利亚需要你和你提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伊比利亚人，你总不能为了我一直将提灯收在长袍中。”

“但这里也不会是长久安全的地方。海水不久后便会涨到洞口之上，吞没崖壁上这处小小的凹陷。”

“或许对人类来说冰冷的海水，会对海嗣的细胞张开它温暖的怀抱。”

极境笑着。极境一直笑着。

艾丽妮过去不明白，为什么眼前这个伊比利亚人总能将笑容挂在嘴边。无论遇到了多大的灾难，他仿佛总能用一些玩笑将困难盖过。

她现在或许明白了。

“……祝你好运，极境。”

艾丽妮走出崖壁上的洞穴，自狭窄的小道回到了干燥的崖顶。她自长袍中取出熄灭的提灯，用源石技艺重新将其点亮。

她将一串经文解下，将提灯挂在了腰间。她走到了悬崖的边缘，俯身，将经文轻轻地放在了地上。

经文上绘制着伊比利亚的国徽、审判庭的标记，还有些看不懂的颂词。

“谢谢你陪我一路走来，愿我们在圣堂的钟声中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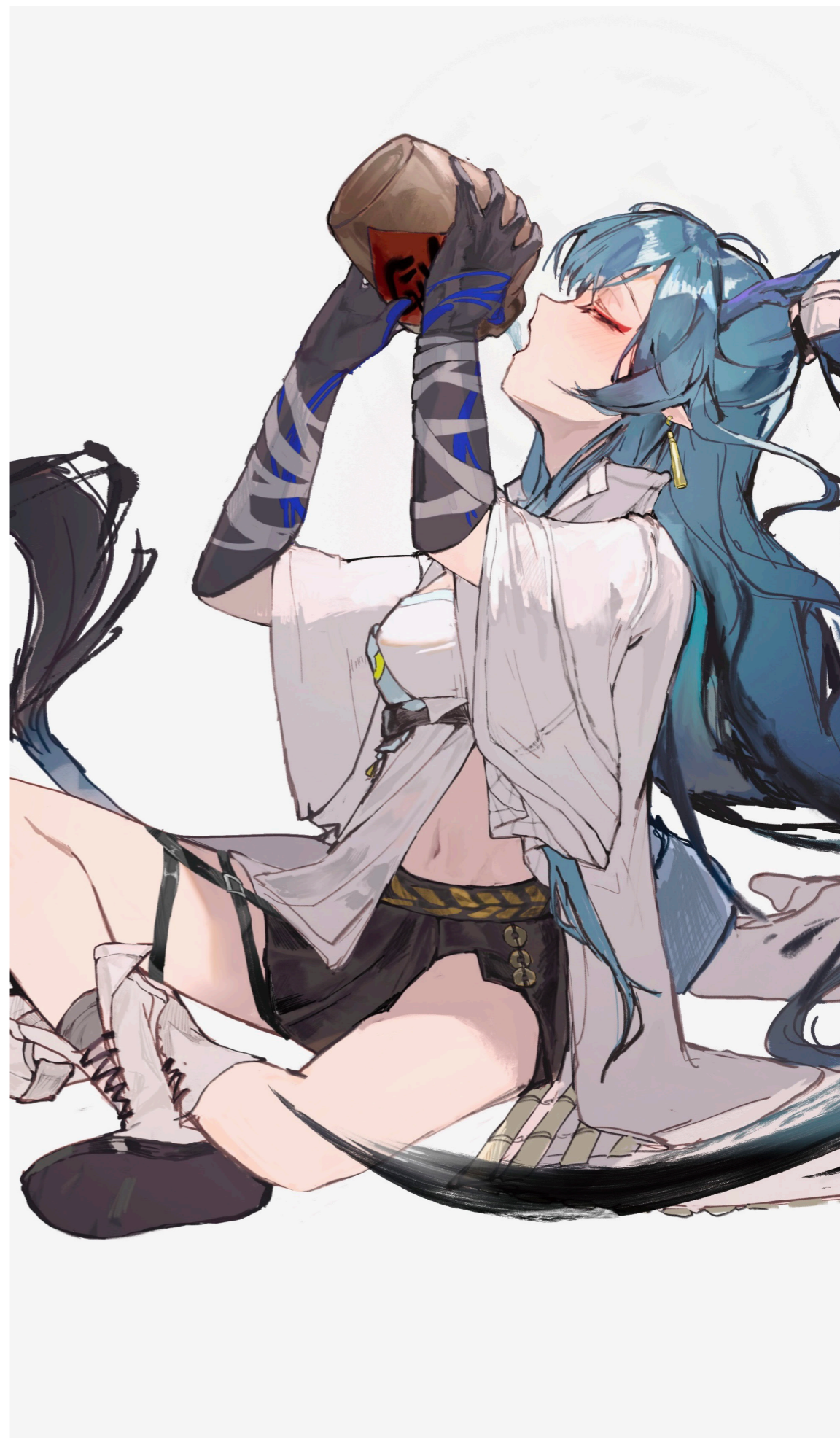
伊比利亚曾经承受过很多灾难，也曾经创造过很多辉煌。在艰险的环境和严峻的挑战下成长的伊比利亚人，每一根骨骼、每一块肌肉都散发着坚韧的气息。

伊比利亚的文化中有诸多传奇，童年曾经听闻的那些故事中的主人公，是孩子们心中最为强大的形象。过去，艾丽妮也同其他海边的孩子一样，以这些故事为成长的动力。但她一度认为，所谓传奇只是编纂的故事，她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能亲眼见证这样一个传奇的发生——

——并亲自去创造一个传奇。

灰色的小鸟张开翅膀，迎着海风，向着潮水上涨的方向飞去。

（本文来自作者投稿）



Artist: LOFTER@冰糖



塞北风光 尽在玉门

玉门移动城市将于近期对外开放 敬请期待

圣地巡礼指南



壹

宗师集结
军队的城楼

贰

沈飞白剑挑
群雄的酒楼

叁

戚清秋与阮栖蝶
重逢的街角

玉门一日游

· 擂台



· 集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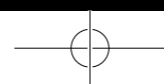
· 铸剑坊



· 沙渠



电视剧《玉门风云》拍摄取景地





去龙门

© M1887

Artist
九度

责编
广英和荣耀

河对岸延伸的高楼灯光璀璨，像一条铺在地上的银河。
那里是正常人的世界
那里是龙门。

“小姑娘不禁吓呀。”星熊跟在陈的后面说道，“如果调查完没问题，和以前一样归个档然后放贫民窟里吗？”

“如果她后面说的是实话，她在贫民窟可能很快就会被那些人找到。”

“那我招呼熟人看着她点？”

“他们恐怕不会愿意在一个感染者身上投入太多精力。”

“你的意思？”

“小额盗窃。”陈回道，“可以在看守所里关一两个月。”

“嚯，胆子挺大啊。”星熊抱起了手。“不怕那些犯人闹事？”

“给医生强调一下，别再给其他犯人泄露信息了。”提到这里，陈有点不快，“告诉他这是重要证人，出了事他担不起责。”

“再找个信得过的人看着点。”陈继续补充道，“一有情况第一时间把她拖出来。”

“这倒没问题。”星熊往陈那边靠了靠，“要是她自己露馅了怎么办，捅出去影响不会小。”

“只能尽快抓到那伙人，人一归案，就马上把她放出来。”陈回道，然后看向

贫民窟的方向，“我不想在明明可以阻止的情况下，还等到凶案发生后才大喊着‘严惩罪犯’跑去抓人。”

“行啦。”星熊拍了拍陈的背，“我去打个招呼。”

龙门并没有关押感染者的监狱，犯人们不愿意和这些移动的源石炸弹关在同一个地方。曾经有过关于建造感染者专用监狱的提议，但这座监狱至今仍未提上日程，且可能永远都不会开工。

因为贫民窟就是龙门最大的感染者监狱。

深夜的监室寂静无声，唯一的光亮是走廊尽头值班室打来的灯光，照亮了半边走廊，却又让无法探明的走廊深处更加深邃。

角落里仿佛有些未知的东西蹲在那里，不怀好意地在观察着什么，又或者，那只是想象被投影到了现实。

黑暗是想象力最契合的幕布。

暗索盯着旁边的几个空铺睡不着觉，

她的眼皮如千斤般重，但脑子却十分清晰。她是在傍晚时分被送进来的，七七八八的各种手续弄完，已经接近就寝时间了。

原本透过铁栅栏可以听到其他监室的谈话声，但就寝时间一到，两边一下子就安静了。暗索被单独划出了一个房间，整整齐齐的两排床铺就睡了她一个人。

这是她第一次进看守所，她在雷姆必拓时还一次都没被抓过，那时她只在几个围绕矿山建成的小镇来回活动。小镇里离行政区和大公司办事处远的地方就只有零星几个监控，抓起人来很费力。

她的脑子里并没有“看守所”的概念，她只知道监狱里很乱。听别人说那里是个比矿洞大不了多少的地方，天天都在打架，随时都有可能出人命，会有人抢你的食物，还会有狱警找你收保护费。

这些描述听起来好像和她住的贫民窟没啥区别，但在贫民窟里至少是有机会跑路的。跑路很容易，前提是没惹到那些只手遮天的大佬——不管犯了什么事，只用跑到远一点的城镇，就能在那里开始新的生活。

而监狱里是不可能跑得掉的，那想必凡是惹了事的人就没多大希望能完整地走出去了，而且监狱就那么大，犯人就那么多，就算一个一个地欺负也早晚有一天得欺负到自己头上。暗索有一搭没一搭的想着，听见走廊上响起清晰脚步声……想必那是值班室的人监控看得无聊，打着哈欠亲自出来巡视两圈吧？

送她进来的看守是星熊信得过的人，星熊刻意吩咐过不要让暗索暴露。为了让暗索离其他人远点，看守一接手就吓唬暗索，说如果别的犯人发现她是感染者，会把她绑起来从楼上丢下去。

暗索信了，倒不是因为有多天真或

多好骗，而是因为她在雷姆必拓时就亲眼见过感染者被拖到荒野，插一根木桩绑上去饿死，残骸远远地在地平线上炸开，几秒后爆炸声传入耳中，喷薄而出的源石粉尘在残阳下如落雪，浸入土壤，落入虫巢，为雷姆必拓的源石虫酿酒业做最后的贡献。

那空灵的爆炸声在之后的好几天里都一直在她脑中回荡。

时间慢慢到了下半夜，值班室已不见人出来，暗索的脑子变得有些迟钝，那黑暗中的怪物似乎也困得没了形状。

她这才慢慢的合上眼睛。

清晨，伴随着刺耳的警铃和看守的呵斥，暗索慌慌张张地起了床，到指定地方领了洗漱用品，开始在看守所的第一天。

她在水龙头前小心翼翼地拿起牙刷，警惕地看着周围刷牙洗脸的狱友们，想看看有没有满脸横肉戴金项链的丰蹄，或是脸上带着刀疤体格壮硕的菲林，并找机会说几句好话巴结一下，这样日子或许会好过些。

但她看了大半天，也没看见她要找的人，周围人都是些身材瘦弱没啥凶相的家伙，大金链子挂上去也只会显得滑稽。

洗漱的时间非常紧张，暗索的嘴里还包着泡沫东张西望，其他人就已经擦完脸开始集合往下一个地方走了。她慌慌张张地包了口水漱了两下，用袖子把嘴角一擦就跟了上去，生怕自己怠慢了会受到什么惩罚。

队伍一路来到了操场，清早的第一件事正事就是跑操。早晨的天空灰蒙蒙的，凉风吹过有一丝冷意。

集完后，暗索被单拎出来放在操场边上，看着狱友们的队列来来回回。教官



对囚犯们宣称她的腿和腹部有伤，跑不了——但实际上是星熊担心激烈的运动会诱发矿石病发作：那厚厚的纱布下裹着的都是坚硬的源石结晶。

四四方方的跑操队伍里有不少卡特斯人，在管教的口令下围着操场整齐地跑动。在龙门发展的不同时期，涌入龙门的难民各有不同，头两年看守所里还随处可见各种乌萨斯人，到了现在又变成了卡特斯的天下。

对看守来说，现在的工作要比往日轻松许多。这些卡特斯都很听话，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遇到危险也会马上跑开，不像乌萨斯人那样凡事都要和你对着干。

而在刑警们眼里则恰恰相反：乌萨斯人犯法的风格不够狡猾，也不懂得隐藏自己，常常在摄像头底下犯事情。就算跑起来了，也总是自己跑进死胡同，费不了多少精力就能抓到。甚至在很多时候，只要学点乌萨斯语对犯罪份子骂上两句，他们就会立刻转头抄起水管或砖头朝你冲来——只要你和你身旁的同事可以抵住他们的蛮力，就能很轻松地将其捉拿归案。

而在武力对抗这件事上，近卫局有着十足的信心。

但卡特斯却完全不一样。通风管、下水道、后备箱，他们能钻进你能想象到的任何狭小地带，同抓捕人员在四通八达的小巷里上窜下跳，为了躲避追捕藏到各种匪夷所思的地方、一个疏忽，他们可能就溜进了人群，没了踪影。

不过这些小巧灵活的兔子似乎并不适应在操场上奔跑，两圈不到，整个队伍就松松垮垮不成样子，长短不一的各种耳朵像飘荡的芦苇，在微风的吹拂下四处摇摆。

教官皱着眉头大踏步前去纠正。看见

远去的教官，暗索绷着的心稍稍放松了一些，但她依旧坐直了不敢动弹，只敢远远地看着操场另一边的队伍在教官的斥责下不敢吱声。

看来那里面……似乎并不能找出可能欺负自己的人。

跑操完毕后，队伍被领到了食堂，按照指令在打饭窗口前排起了几条长龙。浓郁的香气从窗口传来，让暗索的戒备又卸下了一层。她在后面踮着脚，想看看食堂的窗口里有啥，却被后面的人敲了下脑袋，捂着头“哎哟”地叫了出来。

她晃来晃去的耳朵打到了后面的人。

窗口里有她在贫民窟吃过“包着肉的软面包”，她这下知道了这叫包子，配套的还有一碗稀饭。如果领的是馒头，那还可以再拿一枚羽兽的蛋当配菜。打了饭，暗索找了个角落坐下，远远地观察着其他人。

食堂里没有人说话，即使不提监狱里吃饭时不准交头接耳的规矩，清早的运动也让他们脑子只剩下吃饭这一件事。汤勺搅动瓷碗的叮当声在食堂内不绝于耳。

确定没有人在看她后，暗索缓缓舒了一口气。然后她抬起手，给那些闷头吃饭的狱友们比了一个“干杯”的动作，开始享用起了久违的早餐。

并没有人来抢她的吃的，于是一直绷着的神经在此时与舌头和胃一起放松下来。这些饭菜也确实好吃——至少比贫民窟那些箱子里的东西要好。

管教给新来的说明了一下看守所的作息，上午吃完饭后要集中起来学习，内容是识字和普法。

这儿和城南的监狱不同，来这里的人大多是因为小偷小摸或者寻衅滋事等理

由，关个几十天就会放出去，且每天都有关进来和放出去的人。因为没法组织起系统连贯的学习，所以课程也就只有基础的识字、普法以及思想教育，每过一段时间还要抽背，背不出的就要被罚所在的整个监室集体静坐，或是在操场上多跑几圈。

犯人会根据种族或是曾经的国籍，被分入不同的学习室，学习室的黑板上有写简单的炎国语和龙门法规，学习室后面有两个小书架，下课后至饭点前的这段时间可以去后面拿书看。

当然，不能说话，严禁闹事。

暗索跟着队伍来到了学习室。

看守所的房间有限，众多卡特斯挤在一个房间里，卡着人群的缝隙坐上带着小桌板的椅子。暗索想象中饭后的打架斗殴并没有发生，大家都安安静静地坐在学习室听课。

想来也是，如果想打架或者闹事，那就得面对警卫和他手里的棍子。如果没打赢，那随之而来的就是禁闭或者饿饭；如果打赢了，那你就有机会去城南监狱和那些全副武装的狱警再干一架了。

担忧的事情一件也没有发生，放松下来的暗索开始被困意包裹，她昨晚一共也就睡了三个小时。

黑板前那语调始终如机器般一致的声音也如催眠曲一般，催着暗索的双眼慢慢合上。

卡特斯想在课堂上打盹并不容易。

别的种族睡觉时会用手撑在桌子上，装出听课的样子，尤其是那些毛茸茸的菲林，脸上的毛盖住了眼睛，稍微隔得远点就看不清眼睛是闭着的还是睁开的，看守所不得不一间教室多派两个看守来回巡视。

但到了卡特斯这里，只需要看一眼他

们的耳朵就好。多数卡特斯在认真听课时耳朵会立得又直又长，心不在焉时耳朵则左摇右晃。当他们终于坚持不住，进入梦乡，长长的耳朵就会彻底垂下，趴向后脑勺，或是盖在两侧的脸颊上。什么人是什么状态，一眼便知。

因此，卡特斯的学习室里没有再额外设人来巡视。不过这一规则却方便了补觉的暗索，因为她已经习惯在睡觉时把耳朵立起，这样只要周围稍有一点风吹草动，立刻就能从睡梦中惊醒，摆好姿态或是准备跑路。

她就这样睡过了整堂课，以及后面的自习时间——随便取一本书翻开，每五分钟醒一次翻一下页，然后重回梦乡。直到后面队伍起立，座椅移动的杂乱声音才把暗索彻底弄醒。

因为饭点又到了。

暗索的运气很不错，今天是周四，供餐里有胡萝卜炖肉，这也是一周里唯一一天能见肉的日子，其他时候早餐只有馒头，午餐只有米饭带着白菜或土豆，还会给一小勺子榨菜。

午饭过后有两小时的午休时间。

卡特斯人没有睡午觉的习惯，他们的作息就是没活干的时候就睡觉，一有活干就马上爬起来工作，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若特意在每天中午划出一两个小时专门用来睡觉，反而会让他们有点不习惯，难以入睡。

但从食堂回来的暗索擦了擦满嘴的油膩，往铺上一趴，没过多久就没了动静。原因很简单，吃饱了，不想动弹。

过了一会，轻轻的呼噜声从暗索嘴里传了出来。她在梦里遇到了一场大雨，下的是油和浓汤，因为她的口水打湿了枕头，沾得满脸都是。



午休后的时间基本与上午一致,训练、学习、用餐,不过比上午多了一个放风时间。午觉的时候出了太阳,下午的操场在阳光的照耀下暖洋洋的。

教官又一次前去调整队伍,暗索起了点小心思。教官一走开,她挺着背坐直了,学着教官的样子背起手,对着队伍指指点点。教官一转身,暗索又马上塌下,揉着腿上的“伤口”,口中发出“嘶嘶”的声音。

训练后又是学习时间。午觉后的暗索已没有了太大的睡意,便撑着手观察周围的人。

在被两次呵斥耳朵不准乱晃后,她也不得不把注意力放在听课,识字上了。

这是个怪事,她平时很热衷于搜集各种碎片化的情报、偷听别人的对话、学个一两句常用的外语。但当这些“情报”被成体系地教给她时,她反而没有了那么大的兴趣。

炎国语的复杂程度并不是这几十天就能搞明白的,所以这里只教些常用的词语和句子,并以此为例让犯人们学点基础语法。毕竟最好的炎语学堂是这看守所的外面,是炎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家饭店。

黑板上密密麻麻地写了不少句子,但整堂课下来,暗索只学到了一句话:“美好的明天”

下课之后是每天最珍贵的放风时间,犯人们聚在一起谈天说地。

不满自己的出生地而想逃向远方繁华城市的人在这里并不少见,他们有的选择用劳动得来的积蓄,换一张去想远方的车票;有的选择带着食物与勇气,和车队一齐撞进无边无际的荒野。

前者中的不少人最终被拖垮了身体,后者中的不少人变成了这吃人大地的口

粮。能成功到达梦想中城市的人只占了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但在这庞大的基数加持下,这群人的数量依然不可小视。

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不会本地话也不懂本地法,犯了些事,就被抓进了看守所。每个人刚进来的时候都忧心忡忡。但多呆了几日后发现只要守这里的规矩,至少是能保障三餐和安全的。

犯人间还流传着关于城南监狱的传言,据说那里的情况和这里天差地别。而这传言也在口口相传中不断被夸大,以至于让他们觉得,能“趁早进来一趟”反而是个好事——假如在外面再多犯些事情,被关到了城南,那可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暗索在旁边听着,时不时因那恐怖的描述而攥紧了手心。那座监狱似乎人人都带着大金链子,人人的脸上都有刀疤。

每当这些流言传入看守们的耳朵里时,他们都会忍不住笑出来,并期待着下次听到的传闻还能夸张到什么地步。不过,他们很乐意让这些流言继续传播,至少这会让他们更加安分一些。

晚饭过后,有几小时的时间看电视,犯人在这个时候是被允许小声交谈的。

人群前方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方方正正的投影机,播放所长准备好的电影或电视剧,基本上都是武打或刑侦一类。警匪片里的犯罪分子穷凶极恶,特警干员除暴安良;武侠片里的江湖恶霸残忍狡诈,蓑衣大侠快意恩仇。

但在犯人之中被讨论得最多的却总是那些小角色:或是穷困潦倒身负巨债,或是失去希望找不到出路,一个不留神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让孤独的老母亲在家中独自哀叹,令人揪心。

其中罪行小的戴罪立功,影片最后重新做人;罪行大的良心发现,半道反水与帮派老大殊死搏斗,最终悲壮地殒命小巷之中,为主角的破案留下关键线索。

一切的过错都在于那个毫无人性的幕后反派,一切的罪行在影片结束前都来得及改正。

电影结束后,观影的人握紧了拳头,似乎现在就要洗心革面,来同他们也不知道的某个反派战斗,以换回世间的和平与公正。

然后他们就被看守们赶到床上准备睡觉了。就寝时间不准说话不准打闹,也不准喊一些为了正义的台词,要做好事也得先等到出去了再说。

暗索跳上硬邦邦的木板床,扯来被子盖上,回想着电影里的那些镜头。

这是她第一次完整地看了一场有声音的电影,虽然她并没有听懂电影里的那些个炎国人在说啥。但她至少明白那些嗖嗖嗖的音效很帅,也感受得到那些猛烈的爆炸声有多过瘾。刀剑飞舞间拉出的光影不断地在她的脑子里闪来闪去,直到灯光熄灭。

深夜的监室寂静无声,唯一的光亮是走廊尽头看不见的值班室打来的灯光,照亮了半边走廊。而那灯光所不能照到的黑暗里,似乎站着一个人斗笠蓑衣手持长剑的人,吓得怪物不敢过来。

于是在这四面围墙的安心之下,暗索睡着了。难得的,她的耳朵趴下了。

学校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
桌子大概会大一些,可以塞许多书。
房间大概会宽一些,桌子不会这么挤。
衣服大概会漂亮一些,贴着编号的土黄色马甲实在丑得要死。

老师嘛,肯定也会温柔一些,至少讲台前那个脸上有疤的肌肉男温柔。

除此之外,这里大概和学校没什么区别。

暗索这样想着,跟着教官念出了黑板上的句子。她从没见过学校,但是根据想象中的样子,她把这里当成了学校一样的地方。

集合铃就是上课铃,教官的收书声就是下课铃,跑操是体育课。

而现在的阅读时间就是自习课。

书架靠墙的角落是暗索的专属位置,她往那里一坐,没几个人敢靠近她。

单独的监室、看守的特别关照、以及笑容中若有若无的距离感,这让暗索在别人眼里的形象神秘了起来。尤其是当比暗索早进来的人都放出去后,新人们对她的猜测便越发离谱。

目前公认的版本是“暗索是某黑帮大佬的女儿,送她进来是为了保护她。”

若是在刑期下至十几年上至无期的重犯监狱,这似乎是值得巴结的对象。但看守所里的这些人想的都是熬过这两周尽快出去,能不惹事就不惹事,自然也对这位神秘少女敬而远之。

这倒合了暗索的意,没人靠近,就没人发现她是感染者,尽管有时会感到无聊,但权衡下来还是安全最重要。

看守让她装成一个正常人,她做到了,还做的很好。

暗索找了本图多的书到角落坐下,等看守离开后,就撸起袖子把手伸进墙壁的缝里。这道缝是一个乌萨斯囚犯和人发生争执时打出来的,暂时还没有维修的准备。

她的手在里面摸索着,不一会儿就从里面掏出了一颗糖。

所里有时会发点饼干或是软糖一类的



小点心，量少、日子随机，有时三天发一次，有时又得等小半个月。不过糖端来的时候可是有好大一盆，每次发不完就又给端走了。

暗索软硬兼施，先装可怜让看守多给她匀了一点，又趁看守不注意偷摸抓了一小把。马甲上没有口袋，暗索就把发来的糖藏到这道缝里，看书的时候时不时会悄悄含上一块，再压低了头慢慢抿。得亏这地方凉快，糖放里面不至于坏掉。

嘴里含着糖，她往缝里看了一眼，里面还剩最后一颗。

她想，干脆今天一下子吃完算了。于是她又把手探进去，但半天都够不到那颗糖。

她伸长了手指，夹到了糖纸的边，往回一拉，却发现自己的小臂卡在里面了。暗索拔了老半天，蹭了一袖子灰，才拔出来一点点。

她又用另一只手去扭，当柔弱的触感从指尖传来后，她终于想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胖了。

看守所里对菜和肉有严格的把控，但米饭是实打实的管饱，小半碟菜算计着吃可以熬掉好几碗饭。暗索的手在一个月前刚好可以碰到这缝的最里面，那时的她无论如何都想不到自己也会有因为变胖而发愁的时候。

看守马上就要巡视过来了，要是再不把手取出来，恐怕是免不了禁闭室伺候了。暗索一咬牙，使劲一抽，随着一声惨叫，她的手终于脱离了险境。

“怎么回事！”看守跑了过来。

“不好意思长官，手肘撞到桌角了！”暗索转过身搓着手肘说道，嘴里也不停地

吸着气。看守将信将疑地看了暗索一眼，快速地走了过来。

“起来！”看守把暗索赶起来，弯下腰去查看那道缝。暗索趁机把那颗糖放进了看守的屁股兜口。

看守检查完后，便转过身来检查暗索的袖口、鞋底等能藏东西的地方。一通检查下来，什么都没发现。看守又转身观察旁边的人，暗索立刻伸手捻回了那颗糖，藏进袖口。

“声音小点，不要打扰别人学习。”环视一圈后，看守压着声音呵斥了暗索一句，转身离开。

待看守离去后，暗索坐回位置拉起袖子看了下，小臂那里划出了一道小小的伤口，鲜血从里面渗了出来。

“那个，我可以坐这里吗？”一个声音靠近，把正在吹伤口的暗索吓了一跳。

“啊啊啊，可以可以。”暗索急忙放下了袖子抬头，下意识地答道。

“嗯，谢谢。”说话的是一个有些怯懦的卡特斯少年，看样子比暗索还要小个一两岁左右，“其他地方都是大人，我不敢去坐……”

“没事，坐，随便坐。”暗索摆了摆手，眼神则转向了一边。

刚刚的回应完全是下意识的，她得尽量和别人拉开距离才行。

对方坐下后一直没有说话，但眼睛却一直在往这边瞟，似乎想找点什么话题。

这是个生面孔，以前没见过这人，应该是新来的，暗索回忆了一下自己刚来的那几天，也是这样紧张兮兮的，这倒让她觉得对方有点亲切。

“雷姆必拓人？”暗索先开了口。

少年点了点头。

这几年从雷姆必拓逃走的矿工数量巨大，每趟航班都挤满了奔向炎国、维多利亚和卡西米尔的人。但这些卡特斯也是出了名的能生，哪怕有着这种程度的人员流失，雷姆必拓依然能拿出足够的劳动力来补充生产。

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个遥远但仍有可能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是提升效率好方法，这能让矿工在矿洞里的每一天都充满干劲。而在他们离开或是倒下后，又会有另一批满怀希望的人补上，成为劳动力的同时，也是杂志与消费品的新用户。

雷姆必拓的生产力在这几年得到了明显的提升，至少最近几年是这样。

“你是因为什么进来的啊？”暗索问道，这个问题是看守所找话题的万用起手式。

“偷、偷了些吃的……”少年低下了头，似乎十分羞愧，“我是第一次偷，真是第一次，以后绝对不会再……”

“别紧张别紧张，我也是犯人。”暗索摆摆手，让对方稳定下情绪，“父母呢？不给你吃的？”

“他们还在雷姆必拓。”他挠了挠脖子，“他们说家里我是最聪明的，让叔叔带着我来龙门读书，但到了站后叔叔让我先下车，说他要搬行李，我等了十几分钟，直到车开走了他都没下来。”

少年叹了口气，“爸妈给的生活费，还有行李都在他那儿。”

暗索咬着嘴唇摇了摇头。

“来，吃糖。”

“啊，谢谢。”少年接过了糖。

“你这边说没说要关多久？”暗索接着问。

“不知道。”少年摇头，“我听不懂他们讲话。”

“不准交头接耳！”暗索还准备再问些什么，门口已经传来了看守的吼声。

“长官！我们……”暗索的眼睛快速地把周围扫了一圈……

“他不识字！”她举起了桌子上的书，“他新来的，字认得不多，我带他巩固学习成果！”

暗索咧着嘴冲着看守笑着。看守走到他们面前，打量着少年，回忆了一会。

“就你事儿多。”看守握着警棍在桌子上轻轻敲了敲，压低声音，“别打扰别人，也别讲多余的话。”

“好的好的。”暗索扯着少年的袖口，把他提到了自己这边，“我们小声点。”说着便把书翻到了下一页，假模假样地教他识字。

“来，这个字念月。”暗索指着“明”字说到。

“月……”少年结结巴巴地念道。

看守将信将疑地离开，巡视了两圈，又看了他们两个一会儿，才离开这里，继续去其他地方巡视。

等看守走了好一会，少年才缓缓从刚才的大嗓门中缓过来。他往走廊那边望了望，又把糖塞回了暗索手上。

“好吓人的，我不敢吃了。”少年说。

暗索瞟了少年一眼，剥开糖纸把糖丢进嘴里。“胆子真小。人走了，还继续识字吗？”

少年点了点头。

暗索又把视线放回书页上。她也是最近这几天才开始看带字的书的，之前的注意力给了哪些图片。也是直到最近，她才意识到学校这个地方和她想象中不一样。

在她以前的认知里，学校是和灌香肠机差不多的东西，兽肉进了机器，出来的时候就变成香肠了；学生进了学校，出来



的时候就成了渊博的学士，一切似乎都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的。

现在她知道了，学习要比灌香肠难很多，也累很多。

“这个是……近卫局大楼。”暗索点了点书上那栋黑色的大楼，“就是警局。”

“为什么这么高？”少年问道，他们以前看到的警局最多也就两三层。

“因为……”暗索嚼着糖开始在字里寻找答案。

什么立于什么什么是什么什么象征着什么什么……

看不懂。

“因为楼高。”暗索说道，“我们那边棚屋也就一层，所以警局也只是一两层。龙门的房子是十几层的，所以警局也是十几层。”

少年有点不相信。

“我们看下一页。”暗索马上翻到了下一页，瞅了瞅。“这里是龙门的吃的。”她的手指在这一页游动，“这边是早饭，然后这边这些是午饭，然后这里是夜宵，这些字你去食堂的时候看得见，可以记一下。”

“这个我认识。”少年指了指这一页的左上角，“龙门软面包。”

听到这话后，暗索立起了身，表情有点得意。

“看。”暗索用手肘戳了戳少年，扬了扬眉毛，“几个字？”

“三个。”

“龙门软面包用炎国话来说是，long men……呃……mian bao。”

“龙门呃面包？”

“对，龙门呃面包，几个字？”

“五个。”少年答道，“那这个是什么

啊？”

“香菇包，来，念一念。”

少年跟着念了出来。

“还有这个，古月萝卜屯肉。”

“古月萝卜屯肉，什么味道啊？”

“胡萝卜和肉味。”

“红尧羽兽。”

“好吃吗？”

“肯定的。”

“肠粉。”

“这个你也吃过吗？”

“当然。”

暗索的目光接着往后瞟，但后面的菜她基本都不认识了，偶尔看得懂两个字但也编不出个说法来。

“这些干看着也吃不着，到时候看到了我再给你介绍。”暗索说着，翻到了下一页。但下一页还是吃的，再下一页依然是吃的，就这样翻了五六页，才翻到其他专栏。

但那一页刚翻到一半，暗索就咻得一下盖了回去，咽着口水喘着气，过了好几秒，才两页捻在一起翻过，跳过了那一页。

“怎么了？”少年问到。

“啊？”暗索看了这个比自己矮了半个头的少年一眼，然后说道：“你还小，不能看这些东西。”说着她又飞快地翻了好几页。

“是什么啊？我看看。”

“你不能看。”

“我还不知道那是什么呢，我看看。”

“我说不能就不能！”

“让你们别吵没听到吗？”看守的大嗓门一出，暗索和少年立马就闭嘴了，等那声音消散了好一会儿，才一起往外望了望，同时松了一口气。

“怎么跟我姐似的。”少年用下巴抵着

桌子说道。

“对哦。”暗索小声嘀咕了一句，“你又不是我弟。”她捏着书角揉了揉。

“要不，看一眼？”好奇心驱使着少年继续问道，“我就看看那是什么。”

暗索咬了咬嘴唇，“就一眼。”

“行，就一眼。”

暗索找到了那一页，用手指夹着。

“来，数三二一。”暗索拍了拍少年。

“好。”

三、二、一。

暗索翻开了那一页。

一页是介绍新城区刚刚建好的游泳馆，虽然介绍的是游泳馆，但左边大半页都是漂亮的菲林大姐姐穿着泳装的照片，正儿八经展示馆内设施的照片也就右下角的一两张小图。

少年当真就只看了一眼，看清那页的一瞬间他立刻就把头甩向一边，脸唰一下子就红了。但暗索的目光却就这样钉在了菲林大姐姐的身上。

老实说，真漂亮。

暗索之前也见过那些站在红地毯上的老板娘，那些长裙子、那些首饰项链，那也很漂亮，但和眼前的这种漂亮又不一样。那些老板娘的漂亮是被身上的衣服和脸上的胭脂撑起来的，换谁上去都没太大区别。

但这张照片里，却是那人把那几块布简陋的布给撑起来的。她裸露着皮肤，炫耀着自己的身材，无比自信地站在太阳下，像沐浴一般享受着阳光，也享受着他人的目光。

老实说，真羡慕。

“可不可以了……”少年的脸依然红着的。

“哦哦。”暗索把书翻了回去，抬起头咳嗽了两下，“行了行了，可以了。”

少年这才把头转了回来，在暗索翻回来的间隙还是瞟了一眼那个菲林大姐姐。

“我说你太小了不能看这个吧。”

少年这下不吱声了，只是红着脸默默地点头。这一沉默，就是十来分钟，暗索后面讲的东西他听得都有一点心不在焉。见对方没有回话，暗索也没再搭理他，自个儿翻着杂志玩。

少年也渐渐把目光拉回了杂志。商店、广场、高楼，杂志里的龙门像个永不闭幕的极乐世界，在灯光的照耀下，一切黑暗与痛苦仿佛都从来没有存在过。

直到暗索翻到了医院的介绍页。

这页介绍了各种常见疾病的危害，还配上了各种症状的图片，而最右边的配图，是一张胳膊的局部照片。密密麻麻的黑色石头长满了整片手臂，其中一块从肩膀一侧洞穿，留着血，周围一圈都是暗红色的印子，光看一眼就让人头皮发麻。

少年打了个寒颤。“这啥啊。”他搓着肩膀问到。

“一种……病。”

“什么病这么吓人？”

“也就很普通的一种病……”

“上面写的啥？”

“上面写的……”暗索不认识上面那些专业的词汇，她只认得几个简单的词语。

危险、远离、举报。这几个词是她是在看守所的头几天就学到的。

“没写啥。”暗索像闹情绪般地翻到了下一页。

“哦……”

又一次，空气陷入了沉默。

“上面写，他们和别人没区别。”过了一会，暗索开口了。

“那为啥配那么吓人的图。”少年有些不解，“这不会起反作用吗？”



“呃……那张图的意思是……”暗索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又一页页地把杂志翻了回去，“就是说发病的时候很疼，要多帮他们。”

“确实，看着就疼。”

“对啊。”暗索敲了敲图片，“发起病来就像把尖石头塞到塞进你的肉里，再翻过来，外面有只手把石头使劲往外扯，肉里面又有只手在把石头拉住不松。”

“一疼就是好几个小时，疼晕过去的都是常事。”

“你要是得了这种……你要是因为其他事情也这么疼，是不是也希望有人能帮你。”

“对。”少年点了点头，然后突然问道，“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因为我……我……”暗索挠了挠头发，“我有研究。”

“你研究那个干嘛？”

“因为、因为你看啊，他们这么难受对不对。”

“对。”

“那这么难受，那就必须要有人救他们。”暗索又敲了敲图片，“我将来就是要去专门救感染者的地方上班，所以我一直在研究感染者的资料。”

“你真厉害。”少年把下巴放在靠在桌子上，“我感觉看一眼就……害怕。”

暗索又往那张照片上看了一眼。

“也对，毕竟你和还是我不一样。”说着，暗索往一旁挪了挪位置，“你不专业，所以遇到了最好还是离远点，被传染了还挺麻烦的。”

“就记住别去招惹就行了，这点要记得的。”暗索把头转向了一边，不知道在想什么。

少年“嗯”了一下后，便不再开口。

“你真厉害。”沉默了一会儿，少年又重复了一次这句话。

“是是是，我勇敢我厉害。”那张图片让暗索的心情有点烦躁，“要夸也多换几个词儿呗，要不我教你几句？”

“我不是说这个。”少年说道。

“嗯？”

“我叔叔是做生意的，他不管做什么都要计划好，经常提前一两个月就把要做的事情全部列出来。”他掰着手指，“叔叔以前就说，知道自己未来要做什么的人是最厉害的。”

“你知道自己未来会怎么样，真羡慕你。”少年往上望了望，但那里只有天花板，“我还什么都不知道。”

“做正事呗。”暗索心不在焉地答到，这是小时候爸爸告诉她的。

“什么样的才算正事？”

“不知道，没人告诉过我。”暗索继续翻着书，“反正就……打工呗，当厨师、当司机、当保安，要不进厂，堂堂正正的，反正每天能吃饱有睡觉，这总是正事吧。”

“这是正事吗？”少年把下巴靠在桌上，“但我妈说送我来龙门读书就是为了不让我干这些。”

“不要什么事都听你妈的。”暗索抬起手想敲少年，少年一下子就拉下耳朵护住了头。暗索的手举在空中，扬了扬又缩了回去。

“唉算了，她也是为你好。”

少年见暗索缩回手后，又把耳朵立了起来。“你这话我姐也经常说。”他把头偏向暗索，“你在家也常训你弟弟吗？我姐就经常训我。”

“没有。”暗索往后扬了扬，作出了一副大人的姿态，“我当年出来闯荡的时候，我弟弟还不会说话。”

“瞎扯，你最大我两岁。”

“我保养得好。”

“我不信。”

“你再犟？”

“你看，你在家肯定经常这样训你弟。”

暗索又抬手吓唬了一下少年，少年立刻就闭嘴了。

良久，暗索再一次开口了。

“你想做啥就做啥，没得这个病，做什么都来得及。”

“嗯。”少年点头，继续看着书里的其他图片。

夜晚，暗索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到了大半夜都睡不着。那张感染者手臂的照片始终环绕在她脑海里。

她伸手去摸了摸自己的肩膀，软软的肉下面稍一用力就可以摸到骨头。那里现在还是光滑的，但以后呢？自己刚得这病的时候，身上可是一块石头都没有。

暗索一个人胡思乱想的时候，很少去考虑过这些。但要与人交谈，就必须把凌乱的思路总结成系统的语言，也就不得不去思考，不得不去担忧。

在雷姆必拓的时候，她在杂志上见过龙门的贫民窟，也在垃圾场见过晚期的感染者。但当时她还担心的是今天吃什么，没时间去思考这空间与时间上的远方。而现在，这远方在向她逼近，模糊的未来现出了一道轮廓，隐约中，她看见了那堵无法被翻越的、无限高的墙。

她想起了白天那个少年，那个羡慕她“看得见自己未来”的少年。一时间，她不知道自己该笑还是该哭。

焦虑占据了暗索的大脑，她想撑起来坐一会，但刚一抬手，她的手臂传来了隐隐的胀痛。

暗索撸起袖子，借着走廊的灯光，她

看到自己白天被划破的地方有些红肿。

她有些慌了，看了一会又把袖子放下，想着和以前一样睡一觉就没事了，但小臂的胀痛却越来越强。她感觉手臂里的血液有些发烫，而这股灼烧感在之后的几分钟里扩散到了肩膀、脖子、胸前。

最终，她的腹部与大腿传来了疼痛。源石病发作了。

暗索本想忍着不叫，但或许是这一个月生活过得太舒服了，让她淡忘了矿石病的疼痛，没过两分钟，她的哀嚎就传遍了走廊。

很快，走廊上响起急促的脚步声，负责看管暗索的看守直接冲到门前，看了一眼就立刻打开门锁，把暗索背起来就跑，边跑边叫到：

“通知陈警官！”

暗索的视线模糊了起来，她感觉到走廊上的光正在消散。

守卫背着暗索跑出看守所，迎面撞上了准备进来的陈。

经过几周的布置，卡特斯帮的抓捕计划于今晚成功收网，陈和星熊准备过来讨论一下暗索的后续处置问题。

看到眼前的情景后，陈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转头就对刚下摩托的星熊说了句“钥匙。”

“我来！”星熊下车过去接暗索。

“钥匙！”陈一把抱过暗索，开始朝车这边狂奔。

星熊看了一眼暗索的状态，明白现在时间紧迫，而在犟这件事情上她认识的人里没几个人能比得过陈，也就只能把车钥匙插入摩托，然后后退。

陈把暗索放到后座，扶着暗索跨上摩托，让暗索搂住自己的腰，并用随身携带



的扎带固定住。

陈熟悉龙门的每一条街道，无论是闹市还是贫民窟。贫民窟外围有一片新规划出来的住宅区，暂时还没人住进去。她又在脑海里规划出了一条行人最少、同时又最快捷的路线。

暗索因疼痛而用力搂着陈的腰，陈也只能加大马力。车开了一会儿后，陈感觉腰间的力度变小了。

“喂！还能回话吗？”陈问到。

她们现在在新城区的大道上，向东几十米是一条人造河，河对岸就是主城区。听到陈的声音后，暗索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看到了朦胧的城市夜景。

她刚来龙门的那个晚上，只到过临近贫民窟的几条街。无论她走到哪里，只要一转头，就能看见贫民窟的庞大身躯。那黑夜中的危楼如同一只巨大的野兽，时刻注视着她，仿佛随时都要把她拖回那阴冷潮湿的小巷中。

但这里看不到贫民窟，也没人会闲着无聊往贫民窟跑，他们中的不少人甚至都不知道贫民窟长什么样子。同样的，这儿也很少有人见过真正的感染者，只从新闻报道与留言里得知，感染者是一群浑身上下都长满石头的异人，亢奋、紧张、富有攻击性，见人就打，死了就炸，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生活在痛苦中。

也多亏了这些刻板印象，暗索的感染者身份才一直没有暴露，毕竟这样一个孤僻的女孩，宁可怀疑她是黑帮大佬的女儿，都不会有人把她和感染者扯上联系。

对这些生活在亮阔与光明中的居民来说，城市那头那座肮脏破败的贫民窟和感染者们，只存在于故事之中。河对岸延绵的高楼灯光璀璨，像一条铺在地上的银河。

那里是正常人的世界，那里是龙门。

先前的疼痛让暗索精疲力尽，晚风吹在脸上，她感觉自己好像在梦中。

“那儿住的都是菲林和佩洛吗？”暗索虚弱地问道。

看到暗索逐渐恢复后，陈松了一口气，然后看了一眼远方的建筑群。

“丰蹄、札拉克和库兰塔也住在那里，现在还有些乌萨斯人。”陈回到，“过不了多久，卡特斯们也会搬进去。”

“贫民窟里那些也会吗？”暗索接着问。

“会。”陈的回答毫不迟疑，“但需要时间，他们中的一部分会在看守所或者监狱呆一段时间。他们需要学习，还需要找一份不违法的工作，但早晚有一天，他们会住进去的。”

顿了一下后，陈接着说：“早晚有一天，龙门不会再有贫民窟。”

“感染者呢？”沉默了一会后，暗索又问到。

“感染者……”陈答不上来，“也许。”

暗索小声地“嗯”了一下，身后随即只剩下了微弱的呼吸声。

“我还有一个问题。”暗索再一次开口了。

“问吧。”陈深吸了一口气，她也不清楚这个奇怪的卡特斯人会再问出什么来。

暗索抱着陈的腰，一种奇妙的安心笼罩在她的心头。她已经忘记了上一次紧贴着别人是什么时候了。

好像是小时候，骑在爸爸脖子上追着家里的两个哥哥？好像是在矿洞里，和姐姐一起把饿晕的妹妹拖回家？又好像是她终于有弟弟了的那年，她搂着弟弟一起在被窝里睡觉？

她忽然想起来了。最后一次紧贴着他人，是她被赶出家门的那天，妈妈抱着她

泣不成声。

“龙门的月亮上，真的有兔子吗？”暗索问到。

“啊？”陈并没有想到对方会问出这样的问题，“有……吧？”她不擅长回答这种感性又朦胧的疑惑。

“天天都有吗？”

“有时候有……”陈越发不清楚对方在想什么了。

她现在怀疑是不是看守所那些教官在讲中秋节时讲得过于绘声绘色，搞得这些小家伙当真信了那些传说。

“什么节日？”暗索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

“什么节……”陈瞟了一眼月亮，皎月挂在天边，四下无星，恰巧，那个方向又是乌萨斯在的方向。

这让她想到了另一个人。

“家人和朋友团圆的节日。”陈答到。

确认暗索的情况趋于稳定后，陈减慢了车速，开始酝酿起了自己的“中秋小课堂”。

但或许是她讲的太认真，又或许是她要分出为数不多的精力去注意前方的路况。当陈反应过来的时候，身后已经没了动静。

“喂！喂！”意识到不对劲的陈急忙吼到。

没有回应。

这里已经离贫民窟很近了。陈开足马力，刚到贫民窟边上就立刻下车，用手边的工具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遮帘。她把暗索抱了进去，随即后撤，死死地盯着这里。

暗索如果在这里死亡，爆炸不会波及到任何人，顶多就是这一小片区域要封锁几天。但陈的心中却有着其他的期许。

她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右手紧紧地握

着剑柄，尽管这里没有需要她对付的敌人。这是她的习惯，她清楚这世上有许多无法依靠这把剑对付的不公，见的越多，就明白这个道理。她曾以为这只是因为她爬得还不够高，但现在她才慢慢发现，放下剑，本身就是爬向高处的代价。

而在知晓这些后，她握剑的手却越发力了。四周一片死寂，陈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直到帘幕里传来了一声呼噜。陈愣了一下，待到连续的呼噜声传来，她才慢慢靠近，撩开了帘幕。

暗索在里面睡的正香。

她并不知道，月亮和兔子是暗索小时候最常听的睡前故事。

陈松了一口气，随即又看到暗索的身上还穿着看守所的衣服，便掏出终端，拨通了一个号码。

大概半小时后，陈站在一个面馆前，面前的桌上放着两碗粉条。她伸手去摸口袋，随即便皱了眉头。

陈从怀里掏出几个小物件放在桌子上做抵押，“先放你这里，我十分钟就回来！”

随后，她端起其中一碗开始往回跑。

“喂！”来到安置暗索的空地后，陈提起暗索摇了摇，见她不醒，又拍了拍她的脸。

“啊……长官好……该吃饭了吗？”暗索抬起手擦了一下口水。

“钱包。”陈放开暗索后，伸出了手。

“啊？”暗索一下子坐了起来，然后在身上拍了拍，撸起袖子，陈的钱包正贴在暗索的袖口上。大概是刚才在摩托上迷迷糊糊的——这一路疾驰，暗索的手起码在陈的腰上停了十几分钟，要是陈不少点什么，实在有辱暗索的职业道德。



▽ 见字如面 · 此地之外

“对、对不起长官！”暗索立马站起来，“习惯！习惯！下次、下次不会再犯了！”

她把钱包还给陈，然后看了看周围的环境，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在看守所了。这倒让她感觉有点失落。

“我看你是舍不得看守所的生活了。”陈收好钱包讽刺了她一句。

“对对对……”暗索下意识点头，但马上又摇了摇头，“啊对不对，长官我一定遵纪守法！一定！”

“行了，你受伤的伤刚刚已经叫人来帮你处理过了。这个记得吃，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对伤口恢复有帮助，然后就是……”陈从旁边搬过来一个纸箱子，“衣服换下来，我要带回去。”

暗索看去，箱子里面装了一些旧衣服。

“以前的，现在穿不了了，给你正好。”陈又从旁边端来一碗肠粉放在暗索面前，“这个趁热。”

暗索从箱子里拿了一件，找了个角落，陈在外面守着。暗索把看守所的衣服换了下来。

“嘿嘿，长官你以前还是穿裙子的啊。”暗索穿着深蓝色连衣裙从角落里走了出来，手上挂着看守所的衣服，手指去捻连衣裙的裙摆，低着头前后左右来回看，像

在看什么稀罕玩意。

“以前的事情，没有提的必要，衣服快给我。”陈别过脸赶了赶手，一把把暗索手上的衣服夺了过来，“箱子里剩的也给你了，不想吃苦头就别往不该去的地方跑。”

“是是是！长官我一定遵！纪！守！法！”

“还有，这个。”陈掏出了一张ID卡，“特殊时期特殊规定，对龙门有贡献的人，有机会留下来的。”

“你之前给的消息用处不大，但聊胜于无。”陈把卡片递给暗索。

“欢迎来到龙门。”

说完这句话，陈骑着车离开了，开到路口时停下回头看了一眼，路灯下暗索正在手忙脚乱地吃那碗粉。

她这两个月倒是会用筷子夹一些硬东西了，但对于这种滑滑的食物，操作起来还是十分费劲。看到粉条下面的小半碗汤都撒到了裙子上，陈忍不住笑了一下，随后又叹了一口气，抬脚起步，拐进了岔路，留下暗索一个人在路灯下与粉条搏斗。

■
(本文来自 NGA)





Artist: Relvr



罗德岛全体卡特斯干员
以及其他全体干员
衷心祝福各位博士春节快乐!

1. 目前罗德岛上的卡特斯干员并不算多。请问以下图片中，不属于女性干员的一项是



A. B. C. D.

2. 在所有卡特斯干员中，泡普卡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请问以下四名干员中年龄和泡普卡最接近的最可能是



A. B. C. D.

3. 在干员四月的故事集中，四月向安赛尔讲述了她代号的来历。她给自己起这个代号是因为

- A. 她很喜欢四月时春意盎然的景象
- B. 这是一首她喜欢的关于春天的歌的名字
- C. 她注册为罗德岛干员的日期在四月
- D. 有一件对她很重要的事发生在四月

4. 目前阿米娅是唯一一个具有升变系统的干员。以下关于阿米娅的升变机制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阿米娅在使用技能“影霄·绝影”发动法术斩击期间为无敌状态
- B. 由于升变需要达到精英化二阶段，因此战场上不可能出现精英一阶段的近卫形态阿米娅
- C. 在集成战略模式中招募阿米娅后，离开集成战略进行升变，集成战略内的阿米娅职业也会随之改变
- D. 在集成战略模式中招募阿米娅时，无论阿米娅时哪种职业，都可以使用近卫或者术师招募券进行招募

5. 许多卡特斯族的人都出身于雷姆必拓，雷姆必拓也是一个因为矿业而著名的国家。其中矿石产量名列前茅的城市叫做

- A. 钢铁白菜城
- B. 黑铁萝卜城
- C. 钢铁萝卜城
- D. 黑铁白菜城

6. 每年春节干员们都会给博士寄来家乡的特产表示祝福。关于以下图片中所示特产，描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 左侧的是青菜萝卜罐头，克洛丝在出勤时常吃
- B. 由于担心博士的口味不适应，克洛丝特意挑选了少盐版的罐头
- C. 右侧的是雷姆必拓西瓜蛋糕，是阿米娅家乡的菜肴
- D. 虽然西瓜蛋糕看上去很奇怪，不过口味还是甜的

7. 断崖和莱恩哈特从小就是好朋友，莱恩哈特是天灾信使，断崖担任他的护卫。以下关于二者的描述，错误的一项是

- A. 莱恩哈特以前在尤立卡自治州为数支矿队作为顾问天灾信使随行
- B. 莱恩哈特的第二技能是瞬发技能，可以削减攻击范围内所有敌人的法术抗性
- C. 断崖特别喜欢触电的感觉，为此他还找过格雷伊、惊蛰和澄闪
- D. 断崖的第一天赋“索敌援助”可以使自身和周围8格友方干员攻速增加，但这一效果对召唤物不生效

8. 阅读干员暴行的档案，回答问题

据部分干员描述，暴行所烹饪的菜肴使他们感受到一种如同家庭般的温暖。

同时，干员暴行也常常帮助其他干员，这使得她在干员中的评价不断提升。

请不要把■■■■记录在各休息室公告栏上，谢谢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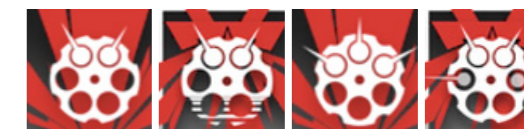
档案中用黑色方块处应当填入的内容是

- A. 被她拒绝的约会请求
- B. 查看她的个人信息请求
- C. 她在橄榄球场上的暴力行为
- D. 她对芙蓉营养餐的评价

9. 暗索虽然出身于雷姆必拓，但后来去了龙门并成为惯偷。以下对于暗索的背景描述，错误的一项是

- A. 由于家庭贫穷，暗索儿时就被父母赶出家门，在贫民窟里独自闯荡
- B. 暗索在一次行窃时失手被抓，后来通过星熊的推荐，加入了罗德岛
- C. 暗索其实相当喜欢监狱，但这也是出于生活环境得不到保障的无奈妥协
- D. 暗索仍然改不掉自己小偷小摸的习惯，在来报道的时候还顺走了博士的饭卡

10. 从最初的预备组A1成员到如今能够独当一面，我们见证了干员克洛丝的成长过程。在成为正式干员后，克洛丝也习得了一些新的战斗技能。以下四个图标中，哪一项不是克洛丝或寒芒克洛丝的技能？



A. B. C. D.

11. 除了以上题目中涉及的共计9名卡特斯干员外（阿米娅、克洛丝未重复计算），还有一名愿意加入罗德岛的卡特斯。以下关于她的描述，不正确的是

- A. 霜星的技能“冻结”会在可部署位上部署“封印的地面”，这是一种特殊装置
- B. 除了主线关卡、联锁竞赛和引航者试炼，霜星还在故事集“如我所见”中与其养父爱国者在同一关登场作战
- C. 霜星本名叶莲娜，其衣服由养父爱国者的旧斗篷改造而成，能够使用操纵冰的源石技艺
- D. 在战斗结算时，罗德岛将霜星归入了阿米娅小队的荣誉队员，之后还用她的名字命名了一款防冻药物

扫一扫
查看本期答案



漫画

© lililium



艾丽妮握住了他的手。

阿戈尔人的手和黎博利的没有区别。



艾丽妮笑了笑，

这时候乔迪才想起，论年龄，他们不相上下，

“你见证了审判庭的抗争。在灯塔守望着我们一次次的凯旋。你记住那些牺牲的英雄，你也记住我们枉死的人民。提灯不当是凶器。灯火是我们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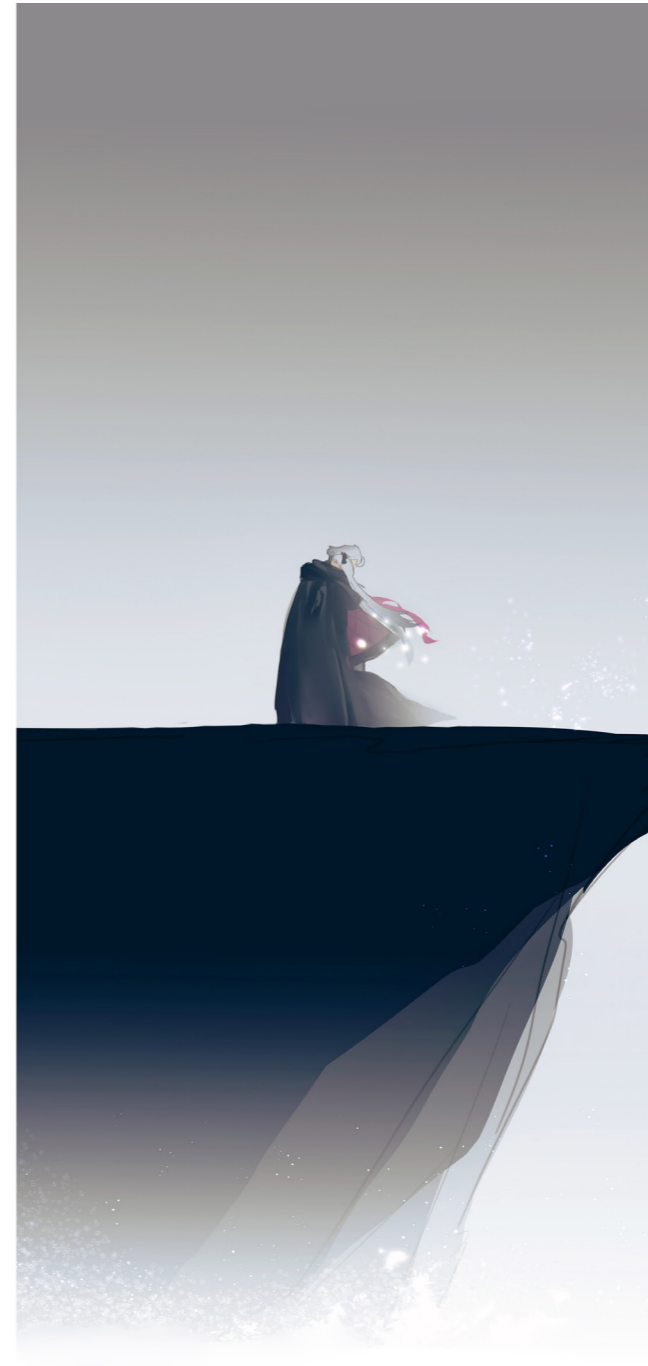
艾丽妮顿了顿，“你得记住它，将它传唱下去。”



乔迪这才注意到，这是一位年轻审判官学徒，一位出身阿戈尔的审判官学徒。

乔迪曾经认识过这样一位年轻的审判官。

她的声音里竟然多了一丝笑意，“像你这样的阿戈尔人，我曾经也认识一个，说不定你们真能活到最后。”



“再见，
乔迪·方塔纳
罗萨。”

“再见。”



恭
贺
新
年

新年快乐 兔兔♡U

Artist: 暴躁老芙
Pixiv@Menthe id: 26067522





征稿启事

《回归线》(Another End of Terra) 是泰拉创作者联合会与泰拉通讯枢纽联手制作的《明日方舟》同人电子杂志。

我们欢迎各种类型的投稿，包括但不限于：

- + 短篇小说 (2500 字以内)
- + 中篇、长篇小说 (字数不限)
- + 插画、漫画
- + 其他《明日方舟》相关的图文作品

如果您有相关作品，欢迎您通过我们的邮箱：TCA_doc@163.com 进行投稿。投稿前，请先阅读《回归线》投稿指南，并按指南中的要求进行投稿。

另外，《回归线》因发展需要，现面向所有读者招募制作组成员，岗位和工作内容如下：

1. 杂志设计 (1 名)：根据每期杂志的内容，对杂志的板块进行规划设计；
2. 视频制作 (1 名)：根据需要，将编辑部取得的音视频及文字素材制作成视频。要求必须掌握至少一种视频剪辑软件，会使用 AE 等动效制作软件，能自行制作特效者更佳。

请有意愿加入的读者将您的称呼，联系方式和想要加入的岗位发送至[邮箱](mailto:TCA_doc@163.com)，并附上您之前所制作的作品 (如果有)。

感谢广大读者与创作者的支持，期待收到您的来信！

*Contributions
Wanted*